

現代中國

政治 · 經濟 · 社會 · 文化週刊

第一卷第十八期

- 紀念全面抗戰的展開與我們的任務
- 和平乎？投降乎？
- 黑市匯價究應維持嗎？
- 淞滬戰役與東戰場局勢的展望
-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軍事方針
- 抗戰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
-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經濟戰爭
- 全面抗戰期間的國際關係
- 中日戰爭的前途



「你點火，我彈，你看你英雄怎辦？」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廿七日出版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十八期

目次

紀念全面抗戰的展開與我們的任

務……………知止(一)

回顧與展望(九篇)……………雲子·雨君·君里(三)

美國輿論界論廢止美日商約……………里(六)

和平乎?投降乎?……………羅英夫(九)

黑市匯價究應維持嗎?……………孫禮榆(二二)

烽火兩年(雜文)……………陳浮(二三)

淞滬戰役與東戰場局勢的展

望……………華子(一五)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軍事方針……………盧豫冬(一八)

抗戰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章榴(二〇)

重慶的轟炸……………Robert Ekvall(二三)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經濟戰爭……………湯嘯雲(二五)

全面抗戰期間的國際關係……………儲玉坤(二七)

中日戰爭的前途……………Frank Oliver(三一)

中日戰爭的進路(亞洲的內幕之一章)……………約翰·根塞著
白林譯(三五)

血的洗鍊(中篇創作)……………夏萊蒂(三七)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十八·九期

廿八年八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 美商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華特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及報攤

蘇北總經理 興化蘇報館

香港總經理 大公書局

刊本	本埠		外埠	
	零售每冊一角	零售每冊二角	零售每冊二角	零售每冊二角
定價	全年二元五角	全年二元五角	全年二元五角	全年二元五角
	半年一元三角	半年一元三角	半年一元三角	半年一元三角
預定半年一元三角		預定半年一元三角		寄費在內

廣告價目

地位	廣告價目		
	全面	半面	三分之一
封底	二元	一元	五角
雙底	二元	一元	五角
前後	八元	四元	二元
裏封面	四元	二元	一元
正文	五元	三元	二元
前後	五元	三元	二元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 C 四二九號

紀念全面抗戰的展開與我們當前的任務

知止

兩年前「八·一三」所展開的對日全面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一幕。幾千年來，我們遭受過無數次的異族侵凌，但從不曾有過全國性的民族戰爭。中古時代的往事不必說了，在封建社會中根本就不會有全面的抗戰這回事。即在近百年中，歷次對外戰役中，規模較大的「鴉片戰爭」與甲午中日之戰，也還不過是以一隅兵力與外侮周旋，大部分的中國，都置身事外，有如隔岸觀火。「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國，仍舊基於已往的概念，竭力製造局部化的「事變」，並且陰謀策動政治上的分裂運動，以便由蠶食而逐漸實行併吞。其間我方雖忍無可忍，前後發動了「二八」和廿三年長城的抗戰，但其範圍仍只局限於一隅，並且因為種種條件的不具備，到後來亦以局部事件的形式而結束。然而到了廿六年的「七七」事變，中國忍耐既達最後關頭，軍民節憤也高漲到頂點，抗戰實力已遠較過去增強，尤其是民族統一團結的加強，這一切都和已往不同了。於是蘆溝橋的烽火便立即掀起全國上下守土衛國的怒潮，全面抗戰的局勢，也隨即展現

在歷史的前面。

這想當時從「七七」到「八·一三」中間的四年，這天真是個艱危震撼的非常關頭，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存亡主权的最後關鍵。蘆溝橋的暴行，本是日方進

行「三原則談判」和「華北冀東化」失敗後「圖窮匕見」的一幕，妄想用武力以迫我徹底屈服。假如我們當時不發動堅決的抵抗而僅以讓步謀苟安，結果不只愈益助長日閥無所底止的侵略貪慾和氣焰，同時也無異失掉保衛國土的最後機會，有如捷克那樣，因為國際間的「綏靖政策」在那以後不久即逐漸抬頭，糾紛踵接而來，使世界危機益形尖銳，在那等逆轉的重壓之下，將使一個一味退讓屈伏的中國，絕無轉側迴旋的餘地。到今天檢討起已往的經過，我們不能不衷心欽敬當時蔣總裁的高瞻遠矚，當機立斷與全國軍民的敵愾同仇，一致奮起，使中國脫離了瀕於滅亡的危機。只有那些失掉立場，甘心投降的分子，纔會對於全面抗戰爆發一舉深致詬病，說是中國失掉一個妥協機會，其實倒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失掉一個滅亡中國的機會。此輩又說：全面抗戰的發生，對內意義多於對外，中央所以發動抗戰，無非為避免政治上的分裂，這更是極造謠誣蔑的能事。誰不知道抗戰禦侮的國策，早經中樞決定於幾年以前，民國二十三年，蔣總裁那篇有歷史意義的對廬山軍訓團「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訓話，可為明證。誰不知道中國的統一團結，在近幾年來有空前進展，個人的意旨，派別的私見，都完全融化在民族利益之大前提下，誰還敢冒大不韙，在國家危急之秋發動內爭？難道中國就應該一味伏首帖耳，聽人宰割，任何屈辱損害都可以忍受？何況當時中國只是應戰，日本則出於挑戰，蘆溝橋

與虹橋事件都不外日方預定步驟的一部，河邊旅團的開駐北平虹口那一「要塞式」的日軍司令部，的修築都證明了日方早已處心積慮，準備在平滬緊要，投降分子的這些謠言，只是暴露其自身的厚顏無恥，絲毫不能震撼「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偉大意義和價值。

兩年前此際的上海，真是個恢宏壯闊的奇觀。雖然民國二十年的「一·二八」也是在這裏爆發了有名的淞滬戰爭，而在意義上，在性質上，在規模上，都表現着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如果說前一次是以局部力量作抵抗的嘗試，那麼這一次就是以統一的中國從事民族戰爭的展開。這一戰爭，正是全中國人民都以緊張心情準備迎接着的。只要不十分健忘，總該還記得當時人們懷着如何的興奮熱情，走進這個新的大時代。每一隻出動的飛機，每一發大砲的震響，都替人帶來了無限安慰和希望。我們的陸空健兒，也真能不負國民期許，英勇肉搏，壯烈犧牲，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替中華民族博得無上的光榮和榮譽。雖然事隔兩年，那些悲壯偉大的業績，還很新鮮的留在世人的記憶當中。在日方本意原想憑着陸海空軍精銳的聯合猛犯，在短時期內進佔淞滬，結果在我軍堅強抗禦之下，打了比「一·二八」之役多一倍以上的時間，日方經過七次的增援，以十四個師團的兵力，纔結束了這一會戰，而兵力器材的傷耗軍費的重大支出，已形無可補償的損失。所以許多論者都把日軍進攻淞滬一舉，認作是日本戰略上的重大

錯誤。而在中國方面，這三個月的堅強戰鬥，不但充分盡到一個初期消耗戰的任務，使我們有時間從容佈置長期持久戰的基礎，而且打擊了種種的悲觀論與失敗主義者，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誰也不否認淞滬的淪陷是個重大損失，但確已取得了應有的代價，在這一點意義上，淞滬戰役是完成了牠的歷史使命的。

現在我們身處上海特殊環境之下，臨到「八·一三」兩週紀念的今天，緬懷已往的偉績，憧憬來日的光明，於沉痛悲念之外，更應努力振奮警惕，衝破四周的陰霾，發揮所有潛力，以完成驅逐敵人，建立新中國的偉業。

我們承認自從「八·一三」以來，上海局勢之惡劣黑暗無過於今日，但我們一定要瞭解這正是因日軍侵華失敗而發生的影響，因為日方一切都已陷於窮困竭蹶，因而對第三國的挑釁，以及在佔領地帶政治、文化上的進攻和經濟上的榨取，都一齊加緊起來，藉作窮途中的掙扎。我們要擺脫這環境中的種種重壓，惟一自助自救之道，便是各人都在自身崗位上積極努力，從各個角落打擊敵人的企圖，以促進抗戰大業的早日成就。

中國本來是弱國，我們並不奢望速勝，只是準備以時間換取空間，俾得在長期的持久戰中取得最後勝利。這自然是個艱苦過程，而且越接近勝利階段，艱苦越甚，越需要更大的忍耐強毅和勇敢來克服。經過已經兩年的戰鬥，已得到許多寶貴的收穫，除了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外，單以軍事言，關於新戰略戰術的運用和全國部隊的整建，都發生絕大功效，使兩軍實力由強弱懸殊達到差不多平衡。尤其自戰事進入二期以來，八九個月之間，在各條戰線上都形成膠着相持的局面，日軍的蠢動馳突，並不能絲毫有所進展，反而傷亡相接，損失慘重，這都是人所共睹的事實。然而我們絕不要因此便看輕了敵人的危險，放鬆自身的責任。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日本，產業有高度的發達，軍力有多年來的儲備，目前雖以過度消耗而瀕於衰竭，却不會即此罷手，抑或悔禍飲，倒一定要結集其剩餘的實力，倒行逆

施，竭力掙扎，以圖伺隙蹈瑕，挽救其日薄西山的末運。如最近發動的反英暴行，在蒙蘇邊境的挑釁，以及準備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的舉措，都不外是這種運用。對於中國，則一方策動叛逆，鼓吹變相投降的「和平」；一方加緊「肅清」佔領地帶，從金融經濟方面進行短兵相接的爭奪戰。如果我們稍有輕忽或疏虞，輒易為敵所乘，甚至使已往功效墮於一旦。在這等嚴重時機之下，我們誠懇要求所有同胞，都應該加意檢點自身對國家民族會否盡到最大的責任？一己行動是否還有愧對國家民族的地方？總之，應該加倍警惕振奮，以粉碎敵人的一切陰謀，使其無所施其技倆。

第一、我們要廓清一切政治烟幕與「和平」謊言，所謂「東亞新秩序」，早經蔣總裁於去年十二月的訓話予以詳盡的駁斥，指出牠的意義只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最近在「七七」那天，又諄諄告誡我們：東亞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中華民國滅亡奴隸地位確定之時；並且從日本宣佈了東亞新秩序的言論，即已經無和平可言。這實在是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內心所共同蘊蓄着的衷言。只有那些甘心脫離中國人立場的汪兆銘及其徒黨，纔會在中國人慘遭日寇侵略屠戮以及種種非人的凌辱榨掠之下，跑到日人保護之下去進行那些響應日人陰謀，出賣國土出賣同胞的勾當，並且甘步秦檜後塵，用恐怖手段威脅迫害不肯動搖立場，出賣良心的愛國同胞。我們相信，這些叛逆自從與日方實行勾結那一天起，即已聲望墮地，他的話再不會為中國人所重視，因之其影響也就輕微不足道。但一切忠貞正直的愛國人士，却不容一味誠默優容，坐視其猖獗橫行肆行散布毒素，而不加以正義的制裁。

第二、日軍在無力進攻，困頓之餘，乃轉而從事於後方的「掃蕩」戰，企圖肅清游擊部隊，以便利用我戰區的人力物質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我們必需努力普遍展開日軍後方的游擊戰，以「反掃蕩」答復

日軍的進攻，好加緊消耗日方實力，並使其在淪陷區的一切統治不暇暖，更無進行「開發」「建設」的餘裕。我們要把自己把戰區一切人力、物力動員起來，增厚游擊戰鬥的實力，並且努力衝破日軍的封鎖，破壞日偽建設和交通，以根本擊破其「以戰養戰」的陰謀。

第三、中國總反攻的時機是大家普遍注意的一個問題，其契機一方視乎敵後正規軍與游擊隊活動的功効，一方視乎全國部隊整建和新軍訓練的進度。本年四月以來，幾次小規模的機動性反攻，已收到初步效果。如果全國同胞都能踴躍入伍，並積極貢獻財力以加速建軍的進行，在敵後則發動普遍的牽掣戰爭，把日軍實力消耗到必要的程度，則總反攻自不難提早施行，加速收回失地的實現。

第四、在經濟方面要努力節約，發展後方生產，以鞏固戰時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則應該展開對日偽的不合作運動，拒絕徵發與作工服役，拒用日偽鈔票，誓死不買敵貨，不買一切物質貨物。最近上海和各淪陷地帶的金融物價，都紊亂不堪，這一半是日偽與奸商偽張為幻，竭力吸取外匯和物資，以進行對法幣的貨幣戰，並從生活上壓迫市民。一半由於一些人民過分重視個人私利，不惜違反民族利益，逃避資金，窖藏黃金，外匯以至生活必需品，我們惟有希望淪陷地帶的同胞，能够領悟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不可分的原則，把一點一滴的經濟力量，都直接間接貢獻於抗建，以為自身財產爭取最穩妥的保障，不要在有意無意間做了民族罪人，甚至重蹈猶太人噩運的覆轍。

第五、應該加緊實行精神總動員，加緊團結，提高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激發愛國熱情，抗戰勇氣，打擊，祛除一切動搖、自私、萎靡、苟安等違害國家民族的積習，澈底剷除封建時代殘留下來的種種弊害。大家要牢牢記取在目前階段，我們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着抗戰建國的最後目的猛進！

回顧與展望



雲子·雨君·玉坤

君里等執筆

蔣總裁告上海同胞

「八·一三」滬戰開始兩週年紀念日，蔣總裁在重慶發表「告上海同胞書」。這一重要的文書，本來該當令上海的中國人士，一字一句，仔細閱讀，敬謹體會，可是在上海的特殊環境之下，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此書的全部文字，僅由外國通訊社傳來些片斷的字句。

可是外國通訊社傳來的緊要部份，實在也已經足夠的了。就在這片斷的字句裏，已經叫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激起心的跳躍，觸動憂思，墮下熱淚，生出一種偉大的感動！

蔣總裁在這一次的告上海同胞書裏，除了表示：「前方後方的軍民同胞，沒有一個人不懷念留在上海的同胞；並對於上海同胞抗戰的忠勇行為，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使日人在數星期內，令中國屈膝的狂想，歸於幻滅，使國際觀感時時改變，知道中國民族，是萬不可以屈服的民族，知道中國的抗戰，一定有光明的前途……」這些感想以外，更鄭重地說：「……日人對



上海華人加緊政治上與經濟上之壓迫，而上海華人對於國家戰爭中之責任，亦因以加重。」上海中國人士又該當怎樣的盡他們的責任呢？

蔣總裁這一次最沉痛而最重要的話，為我們所不能不牢牢记着的：「今在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投降亡國，萬劫沉淪，永為奴隸，一條是艱苦奮鬥，堅忍不屈，求取勝利，復興中國。這是有志氣有血性的國民所應該走的唯一道路。」如果聽了這樣的話，而再不感動奮發，精忠國家，就不能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黃帝的子孫了（里）

英日談判同床異夢

東京英日談判，已停頓有日。談判延宕的原因，可說受了美國廢止美日商約的影響。自美國宣佈廢約後，遠東局勢，已發生了微妙的轉變；也可以說英國對日的立場，已獲得了美國的支持；英國處於這種情勢之下，自不得不審慎從事以決定，他今後對遠東問題應採的步驟。所以倫敦方面對於日方折衝的克萊琪爵士，遲緩不發繼續談判的訓令，致使圓桌會議與小組會議均陷於停頓狀態之中；急欲利用時機迫使英國就範的日政府，發出了不耐煩的呼聲。甚至以決裂談判為恫嚇，日方首席代表加藤於八月十日專訪克萊琪，詢問英政府是否作復開東京談判之準備，並稱如英政府訓令爛爛來遲，則日軍代表將返天津而不再與英國談判，其言詞之跡近要挾，正顯露了日本的焦躁不安。

英國在這一談判中，他所希望於日方的，當然為保全他在中國淪陷區內的一些殘餘利益，正因為他懸懸於這些殘餘，所以不惜犧牲了中英二國悠久睦誼的

邦交，忽視了中國抗戰光明的前途，來與日本作初步的妥協，這當然是英國外交重大的錯誤。

會議停頓了十餘天，一般人以為英日將趨於決裂的一途，但意外地英國忽又以移交津案四嫌疑犯向日討好，這在英國的立場上講，當然無傷大雅，可是無形中英政府已做出了違法的舉動，他顯然已違背了以國聯會員國的資格所發表的不承認任何武力所造成局勢的諾言，而把四嫌疑犯移交於當地日軍一手造成的傀儡機關，無怪更引起舉世一片譏責之浪，而更為中國政府所痛心疾首了。

英政府自以移交此嫌疑犯的意見通知日方後，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即照會英國外部，要求英政府將此項決議重行加以考慮，免為世人誤會，英人此舉為在事實上承認非法政權，從而危及政治原則，以致引起巨大的影響。

又來辦實事？



但日方對於「引渡」一事，並不感到滿足，日代表加藤稱日方並不注重此種細事，日方所希望者為從速進行「主要問題」之談判，所謂「主要問題」大約就

是英租界中的五千萬白銀了。可是在這種鈎心鬥角的表現中，國際信義早已喪失無遺了。（雲）

蔣總裁的重要表示

英日成立妥協後，中國的態度，早為世界各國所深切注意。領導中國抗戰的蔣總裁，他最近在中樞聯合紀念週上，表示過極重要的意見，在他的談話裏，我們至少可以斷定，中國抗戰的立場，決不致因英國與日本私下妥協而有所變更，在日本的軍隊沒有完全退出中國領土之前，遠東和平，決無實現之可能。蔣總裁首先稱：

抗戰在無論怎樣艱難的環境下，一定有辦法的。現在抗戰的形勢，確實比以前更加鞏固，各戰區的戰況，已完全穩定；內部團結的精神，更是絕對的一致；世界各國大多數的人民，都是支持着正義和公理，同情中國的抗戰。

蔣總裁更深信中國的友邦決不能放棄他自己的義務與法律的立場，也決不會漠視其切身的利益，所以絕不能把遠東「慕尼黑」來不倫不類的比喻英日談判；中國的軍事外交經濟，自始就決定以自力支撐，有外來的援助，當然希望，就是沒有，也要奮鬥。關於外匯的管制，蔣總裁表示政府已有完密而穩當的辦法。

蔣總裁談話的主旨，歸納起來，約有二端，即中國現階段的抗戰，經濟以自力更生，軍事以獨立作戰為基本的。

海通社遠東總經理德人美最時君，最近遊歷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他蒙蔣總裁特別延見，作一小時的談話，蔣氏更樂觀的表示中國現在已可完全不靠外國的供給，在軍事上及經濟上單獨抵抗日本，至不固定的時期，經濟方面，中國大部份已能自給自足，即以四

川一省而論，其幅員已足與德國相持，加以開發起來前途正未可限量。

蔣總裁對中日和平問題，曾斬釘斷鐵的說：「日軍一日在中國領土，則一日無和平之希望，中國今日抗戰之目的，在驅逐日本軍隊，此次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政府決不考慮任何和平談判，至於國際間之調停，如不依據上述基礎，亦決不為中國所接受。」可是中國態度之堅決，任何外來影響，均不足以動搖的。（雲）

如瘋若狂的反英運動

日本國內以至中國淪陷區各地漫無止境的反英運動，雖經日軍發言人竭力聲辯，指為出於人民的自動，但這樣大規模的而且有組織的排外運動，硬要說沒有人在幕後操縱，正是其誰信之？反英運動的起因，在日軍對戰事的無辦法；因戰事無辦法，便遷怒於英國的援助，中國於是掀起反英狂潮，以威脅英國，英日成立妥協後，在我們的理想中，反英之風或許可以稍戢，但因英日會議席上英國態度的模稜，反而變本加厲的蔓延起來；七月底東京舉行空前反英示威運動，羣衆高呼「打倒英國」；東京市府會議員發起的東京市民反英同盟會，更發表了露骨的宣言，其辭有云：

「近日英國又漸露其狡猾之面目，拒絕日本提議之天津租界移交華方存銀及禁止法幣之流通，英國如不顧國際信義，無誠意迎合日本之「興亞聖戰」，而實施其援蔣之連環計，則日本當局寧致決裂會議談判。」

其措詞之傲慢，充分暴露了日本民族的狂妄之態；至於華北各地，反英風潮，更是有加無已，塘沽的襲擊開



礦務局，怡和洋行與太古洋行，天津的加緊封鎖，北平、濟南、開封等地有「反英聯合會」警告當地英僑，限令撤退，甚至有「保全生命」的恫嚇，英人在中國遭遇的厄運，反映了英國遠東威望之沒落，這都是軟弱外交的自食其果。

日本唆使下的反英運動，是有二重性的，他於脅迫英國就範之外，兼圖移轉中國人民的情感，欲使他們遷怒於不相干的英國人身上去，這種運動擴大開去，即有釀成仇視白人普遍的排外趨勢，美國政府其鑒於此，特訓令駐日大使杜曼向日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迅速制止，其實要在根本上保衛白種人的利益，決非空言無補的抗議所能收效，只有以實際行動來制止侵略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雲）

晉豫鄂最近的戰鬥

日軍在晉省東南發動的五路圍攻太行山軍事行動，到今天已隨着殘夏之將盡而成弩末之勢了。接着，豫

南鄂北之日軍亦連連挫敗，其進窺西北之企圖，又受了嚴重的打擊，看了今日中日雙方之軍事形勢，我們至少可以相信中國對日由失敗而相持，由相持而反攻這句話，是確切不移的真理了，日軍自攻陷武漢以來，至今沒有多大的推進，就證明戰事已經進入了相持的階段。

日軍圍攻太行山華軍，發動於六月上旬，其攻勢之猛，只要一讀每天報上的戰訊，就知其並不在「九次圍攻」中條山之下，戰爭的範圍，東起晉城，西至夏縣，綿亘數百里，逼近豫省邊境，華軍應付的策略，仍是一貫的避實就虛，所以日軍一開始不到幾天，就連陷榆社、陽城、董封、沁水幾處重要據點，表面上似乎獲得了重大的勝利，但已往日軍九次圍攻中條山，在初開始的時候，何嘗不是這樣的勝利着，後來終被華軍節節切斷聯絡，而施以各個擊破的教訓，使日軍不得不狼狽而退，這一次日軍又自蹈了覆轍，他的軍隊每到達一個地方，總苦於華軍民堅壁清野的對付他，加以霖雨連綿，天時也對他不利用，終被散處太行山脈間的數十萬華軍不斷的四面襲擊，殲滅了大部的日軍，奪回了各個重要據點，日軍被圍於太行山的三角地帶中，全軍已失去聯絡，一部潰退入豫北的沁陽，而華軍突以奇兵從沁縣襲擊城，進迫東陽關，威脅日軍的後路，使日軍首尾不能相顧，日軍誇稱的「掃蕩」太行山計劃，就此於現實之下粉碎無遺了。

當日軍在晉東南逐漸失利的時候，豫南日軍又蠢動起來，其目的當然在呼應晉省軍事，兼作一次進窺襄樊的試探，可是由豫至襄樊兩地，有桐柏山阻於前，日軍的作戰計劃，係分三路西犯，一自明港越桐柏山西北趨沁陽，一自三官廟斜出黃岡趨泌陽，一自信陽直趨桐柏，他企圖佔領了泌陽、桐柏二處據點後，再圖襲擊外圍的

南陽與襄陽，但三路進犯的日軍，均遭到華軍嚴重的打擊，華軍在孫連仲徐源泉二將軍指揮之下，奮勇攻擊在桐柏泌陽一帶，殲滅日軍達五千餘人，戰鬥正酣之際，華軍分兵克復了平漢路的新安店，日軍後路受威脅，軍無鬥志，紛紛向東潰退，華軍乘勝進擊，於八月二日克復明港（平漢路信陽北一站），再下包圍長台關，更以奇兵迂迴突擊，猛撲信陽，非但截斷了平漢路交通，且由被動地位而轉入主動。蔣總裁接獲上項勝利消息後，特電西北行營主任程潛將軍傳令嘉獎各軍，前綫士氣振奮，乘勝逐北，在信陽城郊展開大戰，日軍竭力保守信陽之餘，已不敢越雷池一步，進窺襄樊的企圖，就無法實現了。

日軍在豫南已經失敗，他未始不想由鄂北進攻，於是掀起了大洪山脈的戰鬥，該路的軍事，華方由劉和鼎將軍指揮，一開始華軍就佔優勢，隨縣一役，日軍第十三師及第一〇〇師團死傷逾半數，華軍一度衝入隨縣城廂，與日軍巷戰，但旋即退走。現在豫南鄂北之軍事，已整個的被華軍控制在手，日軍經數次的消耗，實力當然日益削滅，日軍常因各地兵力單薄，每向各地徵援，華軍每乘虛進襲，以牽制其兵力，未來的局部戰鬥中，華軍必能繼續取得勝利，「積小勝為大勝」這句話，現在正在逐步的實現之中了。（雲）



日軍本日的隨欲搖搖

波雲詭譎的但澤問題

構成中歐危機的但澤問題，最近正在微妙地演變着，希特勒處心積慮的想把但澤併入德國的版圖，他靜觀時機的成熟，就準備攫取這波蘭的「走廊」；自從英國派遣史德蘭向波蘭當局進了一次遷就德國的勸告而沒有什麼成就之後，德國大批的武裝納粹黨徒就開始潛入但澤自由市，其人數得有八千之多，在但澤植下了爆發的根苗，德國的軍隊已開始在東普魯士邊境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二省大舉集中，接着波蘭的大軍也雲集起來，波蘭當局曾堅決的表示，德國無論以何種方式奪取但澤，波蘭一定立即要把他的軍隊進駐但澤，以阻止德國的行動，縱使英法袖手不問，波蘭也在所不顧；波蘭的言論界，也鼓勵人民爲但澤問題而共赴戰場，一時歐洲的戰機，大有迅速爆發之勢，這時的英國權衡輕重，向世界發表了支持波蘭立場的宣言，德國自然不免有所顧忌，局勢就因此暫時緩和了下去。

現在，但澤的形勢，依然外弛內張，德國又在醞釀一種用經濟的手段將但澤併入德國的企圖，希特勒的第一目的，在撤去東普魯士與但澤邊境上的波蘭海關檢查員，俾德國的貨物得自由輸入但澤，國社黨統制下的但澤報紙，即聲求氣應的發出此項要求，波蘭也針對着德國以禁止但澤貨物輸往波蘭爲抵制，雙方從劍拔弩張，一轉變而爲經濟上的鈞心鬥角，這種經濟戰的尖銳化，仍舊有演變成武裝衝突的可能。

支持波蘭立場的英國，正與波蘭進行軍事談話與借款談判，現在借款談判已獲得了成就，英波八百十六萬鎊的信用放款，已由赫德森與波蘭駐英大使勒泰斯

基正式簽訂，英國在經濟上協助波蘭也是他「包圍政策」的一部，無疑地會引起德國的不滿。

據哈瓦斯倫敦電訊，德國對但澤問題最近曾發出照會，主張由英法德義波五國舉行會議，決定將該市歸併德國，然後締結東歐羅加諾公約，以穩定東歐的局勢；此訊現在尙未經證實，德國倘有此主張，無非存意在試探英波二國的意向，而作他更進一步的準備工作吧！但澤問題今後的動向，英國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傑）

英法蘇談判順利進行

舉世矚目的英法蘇三國同盟談判，已經漸漸的有些眉目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莫不希望其早日有所成就，也可以稍戢侵略國瀰漫全球的凶鋒。但是歷史上每一樁重大的舉動，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英法蘇三國的立場，對於維護世界和平一點，是完全一致的，但以今日歐洲局勢的錯綜複雜，各國相互間利害上的矛盾，在所難免，談判進行的迂緩，是應有的現象。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於三國第十次談話完畢後，即向英法大使西貢爵士、法大使那齊雅提出建議，莫氏以爲三國政治協定所餘的困難，厥爲「間接侵略」一名詞的界說問題，在此事未解決以前，不妨將三國參謀部軍事談話提早舉行，英法政府當即表示接受蘇聯的建議，現正着手派遣代表赴莫斯科進行軍事談話，據傳英法軍事代表團將由海軍上將普倫蓋德、空軍上將白奈德領導，法國則以里爾城衛戍司令杜蒙克將軍爲首席代表，出發的日期，現尙未正式決定，法國代表團大約將先往倫敦與英國軍事代表團會合，然後循海

美國輿論界

論

廢止美日商約

美國廢止美日商約，是美國外交第一件大事，至於對於遠東局勢所發生的影響，更是空前重大。過去的美國的外交政策，因孤立派的作祟，不能有勇敢堅決的行動，得這種淺狹的孤立情緒，已隨國際局勢的進展，而逐漸消散了。觀乎此次美國輿論界對廢止美日商約所發出的正論，就可得一梗概。我們深信富有正義感而目光遠大的美國人士，終必進一步負起其戡止侵略火焰的神聖使命。現將美國各重要報紙對廢止美日商約所發的言論，摘譯於後。

紐約太陽報

於七月廿九日發表評論稱：

美國政府通知日本廢止美日通商條約，實爲中日戰爭以來美國外交上最重要之舉措，此事之近因係由於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對於舉德門禁運軍火案之考慮，及范登保所提廢止一九一一年美日商約之決議案，美國兩政黨皆一致擁護政府此舉，而政府方面更不待外交委員會或參議院之投票結果，即毅然正式通知日本予以廢除，尤見政府之決心及把握，現此約至明年一月即將失效，業已開啓單獨對日禁運之門，循國會在本屆或明年開會時若贊成此舉，即可順利進行矣，日本因爲美國供給其大批軍火，得在中國肆其殺人及恐怖之兇鋒，現實際禁運之可能，至多亦不至超出今後六月以外，抑政府此舉之影響，初不必待至六月以後，目前參加遠東重要戲劇之三角，殆無不與有重大關係，其對於中國實不啻爲沉鬱時期之鼓勵，對於英國則不啻告以如能



美日商約廢止之因果

英日成立初步協定後的第三天，美國突將美日通商航海條約宣佈廢止，「夜郎自大」的日本，方沾沾自喜其外交上的勝利，忽然意外的遭到美國嚴重的打擊，頓時朝野震動，證券慘落，而堅苦抗戰中的中國，於英國對日妥協而表示煩悶之餘，竟獲得美國道義上最偉大的援助，全國人民，都感到非常快樂，美總統羅斯福這次決定廢約，在美國歷史上尚屬創舉，正表示美國決心維護其權益而反對侵略，又樹立了對日制裁的先聲，將使今後的日本，不得有所顧忌於行動，更兼為英國在英日談判中助長聲勢，它的影響所及，皆於中國有利。

美日商約訂於西曆一九一一年，其內容要點，雙方均根據互惠原則，從事二國間的通商通航，行之迄今已歷廿八載。日本為一資源貧乏的國家，工業基礎，極不穩固，其所仰給於美國者，為各種原料，而他製成品，又以美國為尾閘，所以日本的國際貿易，不論其為輸入輸出，歷年以來，皆以美國佔首位，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其軍需品的百分之五五，均須從美國輸入，所以日美商約，尤其在戰時，可稱為日本的命脈。本年七月十八日，美國下屆總統候選人共和黨領袖參議員范登堡，在參院提出取消該約的建議，當時一部份人的意見，以為此舉純係對內的政治作用，決不致成為事實，即日本朝野，亦都作如此見解，不料到了二十六日的晚上，經羅總統的最後決定，美政府果然正式宣佈了廢止美日商約，據發表的公報云：

對於日本之壓力，採取較強之政策，則英國決不至孤立無援，而對於日本則更告以吾人仍重視吾人已往之諸言，仍認保證中國獨立及領土主權完整之九國公約，對吾人仍有拘束之力量（對於日本亦然）且吾人仍有意運用除戰爭而外之各種方法，以求九國公約所規定獨立與完整之尊重，美國絕大多數之人民皆堅決擁護國務院所採之行動，日本政府對此亦無絲毫之懷疑也。

巴的摩爾太陽報 同日發表社論稱：美日商約之廢止，蓋因日本近來以武力壟斷中國通商機會，完全與九國公約規定之門戶開放政策相反，故不能從新調整兩國之通商條約關係耳。就實際而言，商約之廢止實含有重要之政治性，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運用政府之權力，通知日本於六個月後廢止商約，不啻正告日本，非可以輕視美國之力量（對德義兩國亦有同樣作用）決不能視美國始終保持被動政策，世界各地發生任何事件皆無所變，更不能認美國不能或不願採取任何步驟，以保其本國之權利及威信，質言之，此事殊非尋常可比，吾人蓋已逐漸與日本相見於經濟之戰場矣，吾人須知此次斷絕商務關係，於兩國財政皆將發生不利，且應知經濟戰爭亦有引起流血戰爭之可能，但吾人更當認識目前之事實，即吾人居今之世實無法可以避危險也，有之，則只有權衡輕重擇其輕者行之而已，吾人以為吾人若能以大無畏精神正對危機，則最後或不足為害，若臨事而懼則恐為害反巨也云。

華盛頓明星報 二十七晚評稱：「東京政府中傲慢之軍人亦不能希望中國無限容忍兩年以來充滿中國新聞對美國人民不斷之侮辱，對美國條約權益不斷之侵犯，今美容忍之止境已屆矣。」該評稱：「政府此舉引起嚴重局勢，固屬意中事，然預料全國必一致擁護其措施，兩年以來我政府已以特殊之忍耐，應付計劃無視美國權益及抗議之舉動，今彼此舉乃表露我人民洶湧勃發之感情，確切向日本聲明，美國在遠東之權

道赴蘇，藉避免經過德國的國境，至於蘇聯的代表團，則將由國防委員長莫洛希洛夫親任團長，看了三國對於代表人選的鄭重，就知軍事談話性質的重要，據最近傳來的消息，關於「間接侵略」之界說問題，已獲有切實的進步，而英國提出的不干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內政計劃，也正在討論中，則蘇聯希望的政治協定與軍事協定同時成立，也大有實現的可能。

英法蘇三國同盟一旦成立，當然為軸心國家的勁敵，尤其是德國，將受到強有力的包圍，所以希特勒不惜千方百計的去離間三國的陣線，據傳德國正在考慮一種計劃，其內容係由德國保證蘇聯領土的完整，而以蘇聯保證在未來大戰中保守中立為交換條件，以圖拆散英法蘇的聯合陣線，但是反侵略立場極鮮明的蘇聯，決不會受德國的蠱惑，而德國的陰謀，恐怕終久是一個陰謀罷了。（里）

「美國政府為本國在遠東所保有之利益，獲

有較周密之保護，并予以發展起見，特決定將一九一一年美日二國通商航海條約，宣告廢止。依照本約規定，美政府此種決定，當於通告後六個月，即一九四〇一月廿六日發生效力。

同時，美國務卿赫爾即照會日本駐美大使，謂內說，明廢約理由，日本政府驟聆此訊，雖竭力裝作鎮定，但一種怨艾與悲觀的空氣，已不期然的瀰漫全國。明年廢約生效之時，即美國國會復會之期，屆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的禁止軍火與原料運日一案，即可提供討論。倘日本一意孤行到底，美國復有在經濟上制裁日本的可能，一旦日本無從獲得其軍需原料，侵華戰事即無法進行。即退一步言，日本得向他國購買軍火，但日本如果不能有利地從美國獲得必要的原料，那末他國內的工業生產，必因此停滯，他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就無法維持，也一樣地使他不能支持戰事。所以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已暗中蒙受了另一意外的劇重打擊。美國總統此種果毅的行動，正是欲維護中國獨立而採取強硬的遠東政策的第一步驟。美國人士連孤立派在內，皆一致表示贊許。中國外交部長王惠龍氏，表示希望美國就其權力範圍內，盡其能力，以遏止國際間的凌亂無法，藉以恢復國際和平，互信及好感，這可稱代表了中國人民的意見。

美國給予英國的影響，也是非常之大，最近的英日談判，英國的態度，已逐漸趨於強硬，倫敦方面，已有廢止英日商約的醞釀，這就是最好的明證。英國各界必然已感到遠東利益的應該維持，其對日外交，很有轉變與美國一致的可能，今後日本將如何周旋於英美二大國間，是很值得重視的。(雨)

德日締結商務協定

美日商約廢止後，德國與日本忽以締結商務協定，聞日德開始談判商約，還是二年前的事，中間進行非常迂緩，此次選擇美國廢約後的極短時間內正式成立，無疑地是軸心國家對美洩憤的表示，其在政治上的意義，遠較經濟上的意義為大。

此項新商約，由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與德國經濟專家華爾特於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柏林簽定，據德方宣稱，此約成立後，將由德國以信用放款貸與日本，以增進德日二國間之商務貿易，使日本獲得多量戰時必需之物料。其語果然動聽，好像日本得把美國廢約後遭受的損失，向德國求其補償，但是事實上德國也是個貧窮的國家，他那裏有大量的物資，可以借與日本利用，德國的宣傳，用意無非在安慰日本，藉此誇耀「反共」軸心經濟聯繫的增強罷了。

據美國統計，日本必需的戰時物料，其中百分之七十二，仰給於英美二國，靠德國供給的，僅佔百分之四。日本之所以不參加德義軍事同盟，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現在德日商約雖然成立，德國決不能把自己也很需要的鋼鐵與汽油，供給日本，這是很明顯的。而日本除以其掠奪下來的滿洲農產品，如大豆之類向德交換之外，更無其他輸出可言，二國皆為天賦的缺陷——資源貧乏之限制，如何有互助之可能。

那麼德日商務協定外在的意義在那裏呢？尤其量不過欲向英美法蘇各國顯示侵略集團團結的姿勢，而對美國施行一種反攻擊而已。(傑)

益將運用一切必要之工具以保護之或者禁運即為合宜之工具。

紐約太陽報 題為「對日步驟」其大意稱，禁運實行與否，當視日本此後對美國人民及其財產之態度而定之，蓋日兵侵辱美人及其岸破壞九國公約所造成之現局，使美國不得不取此步驟，其目的「非為保護任何別國之利益而為保護美國利益也。」

紐約前驅論壇報 著論稱「日方發言人及其輿論界以為赫爾國務卿宣布廢棄美日商約其用意甚為重大，不僅為修約上之一種程序而已，此種看法實非錯誤。」該報續稱「日本方面認為此係遺憾之舉，且宣布廢約之前，並未經非正式之商討，日本對別國外交方面之壓迫，往往缺少敏感，日本且以為美日之孤立情緒足以保護其侮辱在華美僑及損害在美利益之舉。國務卿赫爾最近自由討論永無止境而連續發生之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亦並未看明此中所含警告之性質，美國對日本侵害中國之行動，決不因英國政策之改觀而稍改變其態度，日人亦未瞭解此項決意之重要性，用緊急外交手段，促使日本尊重其簽字之條約，實為最合理之辦法。」該報復稱「東京官方之震怒，甚為有理，不啻表示日本將於六個月後，無法避免因廢約而受商業方面之嚴重懲罰，在此六個月時間之內，日本方面絕無悔悟之意，且亦不表示將尊重美國權益，以期挽回事態之嚴重，吾人日前曾云六個月為相當長久之時間，日本儘有醒悟之餘閒，然自東京之情緒觀之，日本軍人將不待六月期滿，即將實行東京所急遽考慮之報復政策，如一旦開始以對付英國之手段對付吾人，則美國國務院有無上之理由，不必徒費時間，考慮與日本訂任何新約。」

費城訊問報 形容廢約為「美國不參與日本對華野蠻侵略之重要先聲」並云「舉世均知美國不願與日本或任何國家開戰，但到相當時期，一旦人民決心禁止軍火運日之時，國會將毫不猶豫，有所行動，商業上之損失，在所不計。(里)」

和平乎？投降乎？

羅英夫

——斥汪精衛的謬論——

中國抗戰，是反對侵略保衛自身獨立與和平的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止，和平即無從談起。因爲真正的和平，絕非屈辱投降所可獲得的。在「七七」事變前，中國對日本的侵略，不是曾經委曲求全，妥協退讓過嗎？然而結果不但未能鑿足侵略者的慾望以維和平，反而更加强了侵略者得寸進丈的吞滅中國的狂念。因侵略者的慾望無底，而中國退讓却不能不有個止境，所以當日軍開動蘆溝橋事變，企圖攫奪整個華北時，蔣總裁即宣佈犧牲已到最後關頭，而毅然下令實行全面抗戰了。

在抗戰已達兩年的目前，日本帝國主義者，因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物質與軍力方面的損失異常浩大，國內經濟政治的危機日益嚴重，侵華戰爭已陷於不能自拔的泥沼，爲企圖獲一喘息的機會，以便再進行一鼓而滅亡中國的新進攻，於是施展其政治陰謀，企圖用誘和的詭計來瓦解中國的抗戰了。

顯然地，在此種情勢之下，中國無論如何是應當堅持抗戰到底，而絕不可中途與侵略者言和以自蹈於滅亡之境；可是喪心病狂認賊作父的汪精衛，却始終不能和不願瞭解蔣總裁的「中途妥協，即是滅亡」這句名言，在近衛誘和的聲明後，他竟公然棄職潛逃河內，發表趨應近衛聲明的荒謬絕倫的「電報」，其自甘墮落

的行爲，實令人爲之髮指！

雖則汪逆的和平通電發表後，曾遭受全國人民的痛斥和世界人士的譏嘲，然而利令智昏的汪逆，不但不自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更進一步的投降敵人。在這裏，我們必須認識，汪精衛投降敵人，出賣祖國的行爲，絕非偶然而是有其一貫的歷史發展之必然性的。因爲汪逆的親日言行，遠在抗戰之前即已存在了。中日戰事爆發後，當南京陷落時，第一個動搖人心的，就是他在長沙大火之後，他公然指責「焦土政策」之不當，不僅如此，他更中傷游擊戰略，污蔑游擊隊爲「遊來遊去」的明末「流寇」。他之偽裝抗戰，陰謀出賣祖國的漢奸面目，到他做近衛誘和的應聲蟲時，是更赤裸裸的大白於天下了！

汪逆在其趨應近衛的主和通電，成爲「潮濕的砲竹」之後，不但進一步的公然與平沼締結秘密賣國協定，披露國防機密，奴顏婢膝的投降敵人，最近爲感戴其主人家養之恩，更在上海組織什麼「中國國民黨副共特工總指揮部」，施行卑劣無恥的恐怖政策（如暗殺記者，襲擊與恐嚇各報館），此外，更在其主人幫助之下，恢復其喉舌中華日報，大事進行其造謠中傷的技術，企圖遮蓋其賣國罪惡，轉移國人對其憤恨，弄削弱和動搖政府的威信，鼓吹和平謬論，圖達其賣國求榮的目的。

在目前，全國上下均堅決一致在蔣總裁領導之下，英勇抗戰，不達驅逐敵人獲得最後勝利，絕不中止的情形之下，汪精衛及其黨徒的賣國活動，雖不足重視，但對於他那種掛着「孫總理忠實信徒」和「愛國者」的招牌，而大賣其投降主義的狗肉勾當，爲使上海四百餘萬市民，不致被他那種似是而非的和平謬論所迷惑，實有拆穿其東洋鏡——和平論本質的必要。

汪精衛的賣國論調究竟如何爲使大家都認識其真面目起見，現在且依據汪逆在中華日報復刊的第一日所發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其前進目標」（此文曾被東京報知新聞譽爲「大有融和從來之和平救國主張於一爐之慨」）的一篇文章來批判吧。

第一、關於中日關係惡化問題，汪精衛在該文中說道：

「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的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中國的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

然而，過去中日關係惡化，是否如汪逆所說，係誤於一種「循環論」呢？我想這除了侵略者會歡迎這種於他有利的荒謬解說而外，任何具有正義感的中外人士，也絕不會同意他這種無恥謬言吧！

其實，稍具國際常識，而正視現實的人，誰都知道，非吞中國獨霸東亞，乃日本明治天皇以來的一貫遺策。在田中奏摺中：「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辭句，就是證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和步驟。而中日關係的惡劣，完全由於日本侵略「九·一八」事變，更是由於日本實現其「大陸政策」之第一步而起，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謂「排日」及「以夷制夷」的辭句，實際上，都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故意捏造，作為他侵略中國的藉口而已。汪精衛為辯護和掩飾其主子對中國的侵略行為，竟混淆黑白的說中日關係惡化，係誤於一種「循環論」！其喪心病狂顛倒事實，真可說已達於極點！

第二、關於中日戰爭問題，他說道：

「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才趕了回來，我當時只牢認定勦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為共產黨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事，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轉圜，……直至最後，方纔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日發表和平建議。」

汪精衛的這段認中日戰爭是由於共產黨的挑撥，抗日是上了共產黨大當的見解，顯然也是極端荒謬的，

因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一致團結，共禦外侮，乃是當時全國人民的一致期望和要求，而且，共產黨已澈底覺悟民族危機的深重，放棄了階級鬥爭的手段，而集中到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正如 蔣總裁所說：在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來談「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然而別具懷抱的汪精衛，在當時却「牢牢認定勦共事業決不可中止」。（記得當時滬上會盛傳，汪精衛於「西安事變」後，由德國急速回國，係負有為日本挑撥中國繼續的任務，當時有些人聽了這個消息，尚不敢深信，不料現在他竟不打自招了！）其違反全國民意，破壞中國團結禦侮的陰謀，實已昭然若揭。中國為獨立生存，而實行抗戰，表現了全國空前的統一和團結，在蔣總裁領導之下，兩年來，全國抗敵的意志，不獨始終不懈，而且愈益堅決向前邁進。試問此種情形，若說是由於某一黨的挑撥而起，誰個相信？難道現在全國人都執迷不悟的上着共產黨的當，而堅決一致的進行抗戰，只有汪精衛一個人聰明，去投降敵人？但是，我們也還有點事實可以覆按哩！

例如 蔣總裁在「廬山談話」宣佈最後關頭已至時，汪逆就會隨聲附和說過下列一段話：

「當此最後關頭，我們是弱國國民，我們百無所恃，惟恃這一點以身殉國的真誠，以之自勉，以之共勉。我們如果個個願意以身殉國，則最後勝利必在我們。」

然而，會幾何時，汪精衛竟將從前所說：「以身殉國」的真誠，「以之自勉」的話完全拋棄。當其奴顏婢膝投降了敵人之後，竟又反轉來攻擊抗戰，反對抗戰，肯定抗戰是共產黨的挑撥，把以身殉國堅決抗戰的人，均目之為是上了共產黨的大當，其前後矛盾和歪曲事實的

無恥行為，竟至如此地步，真令人不能不對於他的「聰明」感覺十二萬分遺憾！

第三、關於和平問題，他接着說：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為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寬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的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領土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下之親密的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斷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黨內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真可痛惜的！」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為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闡明起來，重新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着寬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

黑市匯價究應維持嗎？

孫禮榆

自從去年七月以後，法幣的上海黑市匯價始終穩定，於八辨士四分之三的水準，尤其在今年三月中英外匯平準基金借款成立以後，大家似乎都已忘却法幣的變動可能性；但是六月七日的匯價變動，由八辨士四分之三減低為六辨士半，已使有識者對於法幣黑市匯價的前途抱着隱憂；而七月十八日再度的匯價變動，更使一般人民對於法幣的信用深致疑懼。同時市場上又屢傳政府不維持黑市匯價的消息，倫敦也表示不願再作無謂援助的意思，因此市場非常敏感，每種微小的謠傳，都足引起極大的波瀾。

再度變動的時候，數日之間，匯價由六辨士半逐漸下瀉，始終不獲穩定之點。後來靠賴美國宣布廢棄對日商約的好消息，總算止縮回長，但是放長的程度極為微小，不過盤旋於四辨士至四辨士半之間。然而放長未久，八月五日路透社電傳財部在英添印鈔票十萬萬張的消息，又形成不利於法幣的材料，投機者與資本逃避者的扒風再起，市場供需不能相稱，終至對英匯價下落至三辨士一八七五，又創空前的紀錄。這種現象足以表現政府已經無意維持上海黑市匯價，匯價只能自己找尋其新水準。

政府爲什麼不維持黑市匯價？究竟是不屑維持呢？還是不能維持？不維持的時候有何影響？法幣是否爲變

成馬克？這些大概是一般人急待解答的問題。

在解答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先須知道從來爲什麼維持匯價？維持匯價有什麼利益？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從二方面來說：第一，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自從國軍西撤以後，上海已經成爲淪陷區域，政治上、經濟上都與政府脫離關係，本來沒有維持法幣匯價的必要；但是政府爲鞏固淪陷區域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起見，不惜耗費巨額外匯，作爲維持法幣信用的基礎，所以維繫人心，可說是中國方面維持匯價的唯一原因。第二，從各友邦的立場來說，他們曾在沿岸的淪陷區域——尤其是上海一帶投放着巨額的資金，這都是以法幣爲計算單位的。同時，他們掌握着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這更是以法幣的安定爲其繁榮條件，因此各友邦對於法幣抱着極大的關心，都希望法幣能夠維持其安定的匯價。英國的外匯平準基金借款就是這種事實最明顯的表現。中國政府既有重大一點與各友邦的利益相一致，并且獲得友邦的有力的援助，所以維持上海法幣黑市匯價幾達二年之久。

然而中國政府與各友邦維持法幣匯價的利益是有條件的，在這種條件不能取得的時候，非但無利益之可言，或許可說反而是有害的。這條件是什麼呢？就是（一）上海的貿易約略可以獲得平衡；（二）日僞不發

行紙幣套取外匯；（三）人心安定，並無資本逃避或外匯投機等現象。然而時過境遷，條件易生變化。上列三項條件都因上海政治、經濟情形的演變，而隨着發生變化。

先從貿易而言，上海本來是全國的最大入超口岸，向來必須耗費巨額外匯，以資抵補，但是戰事以後，長江封鎖，鐵路中斷，近海航行也多阻礙，交通既已阻隔，貿易自趨讓退，所以在前年下半年及去年中，上海的貿易入超較前減退，并且在去年六月至九月四個月間，因爲上海進出口貨值幾可平衡，就使全國貿易發現稀有的出超。因之政府爲抵補貿易入超所耗費的外匯，爲數不多，對於匯價的維持也無重大影響，但是今年的情形就完全不同，自從一月以後，上海貿易入超的數額逐漸增加，半年之間，入超額累計竟達一三、八九六、〇八八鎊之多，這本來已是法幣的重大負擔，何況自從三月十日起，日僞在華北統制外匯以後，許多華北的進口貨既不能在「聯銀」獲得所謂「正當需要」的外匯，又不願在天津法幣外匯黑市中高價結進所需的頭寸，勢之所趨，惟有在上海黑市中結進外匯，因此上海的外匯市場非但必須負擔上海的巨額入超，并且更須負擔華北各口的一部分進口貨值，這當然形成極嚴重的問題。同時更就今年全國貿易情形而觀，淪陷區域各關因爲海關的行政權操在日僞手中，進口漫無限制，所以全體均爲入超

反之，在中國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各關，因為貿易統制的得宜，幾乎均為出超，兩相比較，可知政府統轄下的各地是如何艱苦節約，振興輸出；而淪陷各地又是如何揮霍浪費，增加漏卮。在這抗戰時期，外匯是中國主要的軍需源泉，我們決不容其隨意浪費，何況在淪陷各地與政府脫離經濟關係以後，政府更無義務負擔其揮霍。至於淪陷區域進口貨中所包括的日偽軍需品，是侵佔中國的工具，中國當然更不能予以外匯而陷於自殺。

再就日偽的奪取外匯情形而言，日本初佔華中的時候，不過在佔領區域中強制使用軍用票，徵發軍需物品，但是日久以後，他們設立傀儡政府，徵收捐稅，攫取海關、橫關稅，這都是直接取得法幣，奪取外匯，補充其軍需品；此外，他們又在淪陷區域壟斷商業，以軍用票調換法幣；在上海市內濫發日鈔，交換法幣，都用以奪取外匯。

今年六月中，日偽合辦「華興銀行」，發行偽幣，雖然態度比較慎重，但是其調換法幣奪取外匯的目的，却與軍用費及日鈔無異，我們或可由此更足見日偽奪取外匯的急切。日偽奪取法幣的代價，不過是偽幣軍用票或日鈔的印刷費，所以即使法幣匯價下落至一辨士，他們也是有利可圖的。倘使這種奪取的途徑無法杜絕，那末中國維持法幣的匯價，適中他們的下懷，法幣的信用愈堅，他們所奪得的外匯也愈多。倘使中國政府繼續借得友邦的款項，維持黑市匯價，那就無異為日本代向友邦借款，補充他們進攻中國的軍需品，而由中國負擔其債務。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幣匯價是不應再維持的！

末就資本逃避與外匯投機而言，在上海現狀之下，政府既無權力取締，唯一辦法只有堅持匯價，安定人心，方才可以鎮壓資本逃避與外匯投機的風潮。但是貿易

入超既巨，日偽奪取外匯之急，外匯市場買戶常多於賣戶，匯價本已有下落傾向，而上海遊資又正苦於無處運用，得此利藪，焉有不趨之若鶩的呢？所以資本逃避與外匯投機是上列二項條件變化以後的必然結果；而在匯市變動的時候，却有極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既已知道上海的繁榮并無貢獻於抗戰經濟，對於這種國家的蠹蟲，自然更無滿足其無厭的慾望的必要，所以資本逃避與投機之風既已引起以後，政府不應為他們的利益維持匯價。

從上述三項條件變化的情形看來，政府的確已經沒有維持匯價的必要，因為維持的結果，受益的是日偽與奸商，而受損的却是中國。不過倘使中國政府她有辦法可以維持法幣的信用，并且各友邦也願意繼續加以援助，那末法幣或許依然會站在很高的匯價水準；然而我們從上述的情形看來，匯市的確不易維持，單就貿易入超一項而言，已可鯨吞全部中英外匯平準基金而有餘，再加套取及其他需要，更是不易對付。所以現在政府與友邦當局深覺無限需要的難以滿足，似已決定放棄維持匯價的政策，而令法幣自尋其水準。

有人以為黑市外匯也可加以統制，就是專以一定匯率供給正當商人，而對於持有法幣而無正當需要者，拒絕出售外匯，這樣辦法固然可以阻止日偽的套買與投機者及資本逃避者的作祟，然而他們的需要一定會形成另一種黑市，在這黑市中，匯價較正當商人所可獲的更低，於是出口商人所得的出口匯票決不會售予統制黑市的銀行，而必出售於黑市中的黑市，因為這樣可使他們獲得更多利益；不過在統制黑市的外匯銀行立場來說，他們既已無法獲得出口匯票，而仍須負擔全數

烽火兩年

紀念「八·一三」兩週年

陳浮

中國似乎是出名的健忘的民族，在抗日的歷史上，我們就會經得到過「五分鐘熱度」的譏嘲。這譏嘲出乎敵人之口，是不僅惡毒，更帶着極度的輕蔑的。

背着這輕蔑的重担，受着宰割，受着委屈，一直到「八·一三」那一聲衝天的號聲響起之後，這纔用我們戰士的血液，沖去了恥辱的標幟。這一回證明着中國人的熱度不止「五分鐘」也決不止兩年的了。

自然，我們也還太缺少健忘的人。

在時間的洪流裏，這些人們打着滾，翻着跟斗，槍林實笑，刀頭函血，忘記了時代，忘記了環境，並且還忘記了國籍。「和平」「和平」跪在主子的腳前，張開伶俐的嘴巴，仰承幾口唾沫，當作玉液瓊漿來吃了。有的平時唱着高調，貌似前進，一到事情碰到頭上，却就藉口環境，膝頭軟了下來。「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扭曲格言，借作護符，他們脫胎換骨，把記性一刀砍死了。

觀實無私，時間寡情，在這兩面歷史的大鏡子前面，人獸之分，判然若隔，是當然的。然而仔細想來，這問題其實是有關骨氣，無與記性，這些脚色，原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在準備着「變」的。

真正代表中國的，是默默地吃着苦的老百姓。多少家庭破碎了，多少土地燒焦了，多少生靈變成

進口外匯，賠累殊巨。這筆外匯倘使依然由政府供給，那末政府所受的損失無減於維持全體黑市，所以在政府無法監督海關統制貿易的情形之下，黑市外匯也是無從統制的。

法幣匯價維持政策的放棄，既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那末現在需要討論的，就是放棄以後的影響。我們在幾次放棄維持法幣匯價的過程中，曾經看到匯價暴縮和物價飛騰的現象，但是這次不足說明在維持政策完全放棄以後，法幣將毫無對外價值，如有一九二四年的馬克。反之，實行放棄以後，法幣一定能在較低的水準獲得自然的匯價，而這種匯價却能自己獲得相當時期的安定，而無須政府賠累。

我們知道政府對於上海法幣是採取緊縮政策的，內地申匯的限制，提存的限制以及公債本息付現的限制等，都是表現政府推行這種政策的顯例，此後也不致有所變更。匯價暴落以後，物價飛漲，依理而言，市場流通籌碼必須照物價上漲的比例遞增，但是政府既不依照需要增發法幣，而本來的流通籌碼又因資本逃避及外匯投機間接回返發行銀行，所以市場將漸感流通籌碼的不足，而形成商業蕭條的現象，勢之所趨，物價必將回落，法幣的對內購買力也因而稍事恢復。

同時，匯價下落以後，進口商品成本高昂，無法銷售，除必需品以外，自將逐漸消滅；反之，出口商品的成本以外幣結算，較前低廉，推銷自較容易，所以匯價的下落，發生一種調節的作用，可使貿易平衡，或甚至由入超轉為出超，這種調節作用，至少可以消滅貿易方面對於外匯的需要，甚至還可以供給出超所餘的外匯，外匯黑市既已無須負擔巨額的入超，且可由出超獲得新的供給，在

供需方面自易趨於平衡；至於資金逃避者與投機者既因供需相稱匯價安定而無利可圖，自也不復推波助瀾，所以新水準的獲得，決非難事。

一種通貨制度的存在，本來依靠其對外與對內的雙方價值，匯價下落以後的法幣，一方面因為流通籌碼的收縮而加強其對內購買力，另一方面因為貿易的調整而穩定其對外匯價，雙方機能無缺，自然不致於崩壞。一九二四年馬克的慘跌完全因為其政府推行意識的通貨膨脹政策，與現在上海法幣的情形完全不同，決不能混為一談。

不過我們承認，上述法幣價值的自動調節作用，在一定條件之下方屬可能。這條條件是什麼呢？就是法幣必須為售一流通貨幣，而無其他通貨代替其位置。在今日的情形之下，日偽方面認為是破壞法幣的絕好機會，頗想竭力設法推廣其「華興」偽鈔及日鈔的流通，然而偽鈔不能無限制購買外匯，日鈔更無對外價值，牠們所有的信用尚不能與法幣相比擬，所以法幣獨占流通機能是毫無問題的。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對於上海黑市匯價是不應維持的，并且是不能維持的；雖然在放棄維持政策以後，法幣的信用必致略受損失，上海市面也將因而發生蕭條的現象，然而因為流通籌碼的收縮，法幣依然可以維持較低的新匯價，并且因為上海市面的衰落，又可產生遊資內移的極好副效果，對於中國是有益無損的。不過倘使匯價能够自尋其新水準，而無須政府賠累外匯，那末政府為維持友邦的貿易利益及避免投機者操縱起見，自然仍可作技術上的操作，而穩定新匯價。

了枯骨，然而他們咬緊牙關熬着。他們也許不算是戰士，也毫無激昂慷慨之氣，可是恩怨昭然，敵我分明，切實而且堅定，對得起國家民族，無愧於天地祖宗，作為抗戰的支柱的也就是他們。

隔年的陳瘡，歷代的積毒，要一時除根自然不容易。抗戰正是一種外科手術，祇要肯開刀，一面剪去腐肉，一面先長新肌，自然也就有痊癒的希望。這條條件，第一是熬得住痛楚；第二是經得起時間——「五分鐘」不行，兩年也不夠的。

烽火兩年時間不算短了，回頭望望，真不免有些「前塵如夢」之慨。可是撥開塵網，霧中的紅日似的透露在前面的，正是莊嚴的勝利的面影。這證據，第一是我們已經從積年的輕蔑中，磨練了剛性的戰術；第二要借着的時間的淘汰，正在篩清民族的渣滓。——善惡的陣營，忠好的壁壘，我們從來沒有劃得這麼分明。

「五分鐘熱度」應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面着這恥辱的石碑，讓我們每一個人再來對自己下一回警告，無論什麼時候，祇要在中途，在終點之前停步，這石碑就要永遠壓在我們的身上。

把敵人擲來的輕蔑，化作仇恨還擊過去罷。邁開堅實的脚步，向勝利迎上去！

(廿八，八十六)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淞滬戰役與東戰場局勢的展望

華子

淞滬戰役是緊接着華北戰役底日本的大規模侵略行動，在當時的戰局形勢看來，淞滬是橫的戰爭，華北則是縱的戰爭；在日本的軍事當局，或許以為牠前者的動作是以牽制為其主要作用，後者才是牠底中心目標，可是戰爭的局勢，不是由單一方面所能確定的；因之，在客觀的觀點上來說，實由此形成了個全面戰局，這主要的點是表現在雙方的軍事行動之擴大和戰線的延長這一點上。

由蘆溝橋事件所演變而展開的華北戰爭，只是全國性戰爭的起點，是前哨戰，到了淞滬戰爭的擴大，才是中國全民族的全面戰爭底形成的定局。這也就是說，日本當初企圖「不戰而勝」的陰謀——在戰略及戰術上，企圖先取華北而後及華中——已經給淞滬戰役所引起的全面戰爭所粉碎了！

從這一點上，我們就顯然可以看出：中日雙方的作戰方針，那一方面是堅定的，那麼，那一方面就佔了優勢。同時，這一點，也足以影響到雙方作戰的前途，而成為其勝負決定的主要因素。

日本在華北採取直線的進攻，不管牠在淞滬作戰

是否僅在於企圖盡了牽制的作用，（實際上自然不是這本單純的。）至少在客觀的局勢上，牠却已經造成合乎中國戰略原則的局勢了；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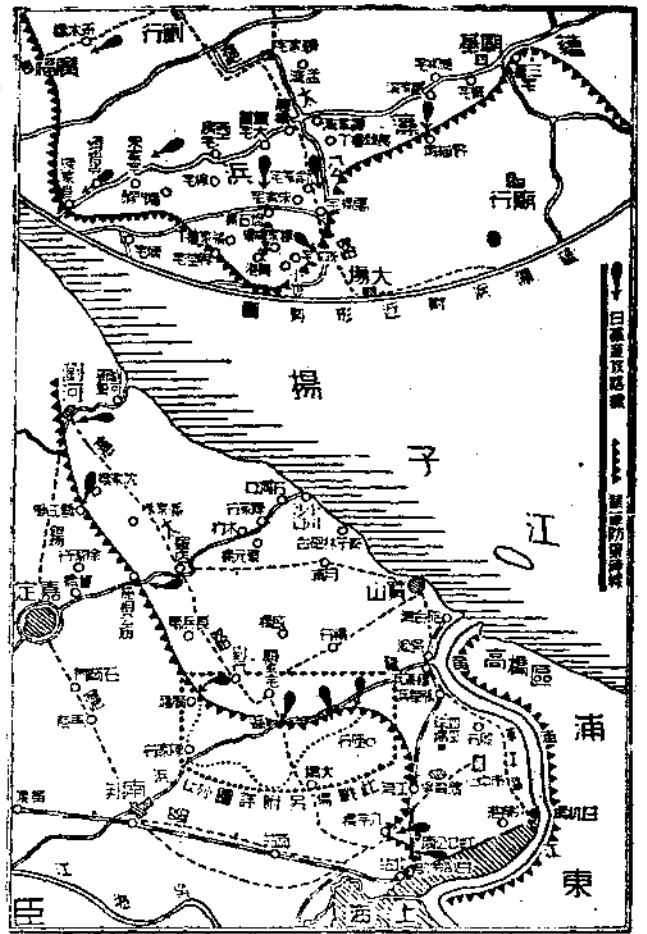
既然是在於長期消耗敵人，牠必須在更廣大的戰野和戰線上和日本作戰，也就是說，牠不能與日本作局部的戰爭，而應該使戰爭全面化，對日本作全民族的、全國性的全面戰爭，在中國方面是有利的。所以，中國自始就確定了他底戰略方針，就是持久抗戰。蔣總裁在蘆溝橋事變後，曾經這末指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從這幾句堅決的訓話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對於日本的大舉侵略，自蘆溝橋事變的爆發起，就已經確定以全面的戰術來回答，這和日本底動搖不定的方針，正是一個鮮明的對照；並且這種種下了日本必敗的根源。不用說，「八·一三」淞滬戰局的展開，是造成全面戰爭的一個光榮的日子，不但在未來的抗戰上有着重大的影響和關聯，而且在歷史上，也有着牠底重大的意義。

第一，牠展開了全面的戰局來誘敵深入，是中國戰略之初步的勝利，並且，因之而奠定今後長期抗戰的基礎。

第二，牠消耗了日本底巨大的軍力、物力，打擊了日寇的銳氣，粉碎了牠底「不戰而勝」「速戰速決」的陰謀，提高了全國軍民底戰鬥的情緒，以及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時，也改變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第三，掩護政治、經濟、文化……各種中心和機構西移，在內地建立了新的根基。這些都是淞滬戰役所留下底光榮的意義！我們知道，這次淞滬戰爭，不但是日本侵略中國之繼續，而且也是牠最後一次，盡傾其全力來滅亡中國的戰爭。

日本並不是「八·一三」才遭遇到中國軍民底強烈的抵抗的，即使就以上海而論，牠已經經驗過「二·一八」戰爭。牠應該明白中國軍隊底堅強的抵抗力，英勇的戰鬥精神。在一片平原，無險可守而又濱臨着海岸的上海，居然能够像銅牆鐵壁那樣堅守了三個月之久，並且給予日本如此重大的消耗。同時，更促使我們興奮的，是這次戰爭之所異於上次「一·二八」之戰，主要的就在於這次是全國一致精誠團結的全面戰爭，而「一·二八」戰爭只不過是局部的戰爭而已。而且，在實力以之和「八·一三」比較，那是後者多得多了。



起來之後，首先和日本接觸而且展開了猛烈的戰鬥，的就是上海。同時，與日軍堅持了相當長久的時日的，也是上海。要保衛東南的原野，保衛經濟和文化的心臟，在東戰場的海疆上，首先必要保衛上海。這是中國最高當局在全面戰爭展開之前，即已確定的方略。然而，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不是海軍國，所以在保衛海疆上的困難，——也就是主觀和客觀條件所限制的困難，——我們是必須加以充分注意。否則，我們就不能了解上海戰爭局勢的變化及其轉移，而很容易混亂了對戰局形勢的認識。我們知道，戰爭雙方所具備的主觀條件，以及所處的客觀的環境，對於各自的戰略的決定是有要很重大的關係的。

中國既不是海軍國，所以他不能在海上和日軍舉行決戰或會戰，自然也就不能停止日本對沿海的進攻和騷擾。中國要和日本決戰，以及消耗牠（日本）的實力而後殲滅之，這戰場不是在沿海，而是在大陸的山嶽

地帶；這理由，說明了上海戰局之變化及西移，是必然的。也就是說，是合乎中國作戰的原則來進行的。

反過來說，日本以陸海空三軍聯合在上海作戰，採取着猛烈的攻勢，而結果依然狼奔豕突了三個多月，才攻下這彈丸之地的上海，牠的損失，較之「一·二八」要重大得多，可是牠的收穫呢？除了被燬壞了的都市和農村之外，給予牠最寶貴的禮物，祇是游擊隊的到處生長。

在敵後展開游擊戰，是中國消耗敵人和因繞敵人的基本戰術之一。淞滬戰役之後，東戰場游擊隊的滋長，是協助正規軍底正面防禦之有力的因素。因此，我們考察東戰場的現勢，首先必須看到了游擊隊所引起巨大的作用，并且，應該從整個戰局形勢去了解它。

淞滬戰局西移後，接着是徐州會戰。日本在徐州會戰中，曾經一再南北奔突，然而都不能突破華軍防線的任何據點，華軍的防線，依然固若金湯，那樣守了三四個

二

「八·一三」戰爭既然後，這就顯然是華方正規軍之堅強抵抗和游擊隊牽制的結果，就北面來說，平漢線的華軍流動部隊，一再在魯北敵後活躍，先後克復過泰安、曲阜和濟南，這使日軍的後方大受威脅，結果，終不免在正面進攻之中，在台兒莊吃了個敗仗。再就南面來說，日軍在淮河南北作戰，也會經不斷的遭遇過東戰場游擊隊的突擊，尤其是被蕪湖上游的游擊隊一再克復宣城、合肥和巢縣……所有這些戰鬥，非常重大的影響到日軍在津浦南段向的北進攻。

東戰場戰事的初期，主要的戰術是陣地戰，而戰略的原則是穩紮穩打，為的是那時候日人還未深入，在很小的面積上，游擊隊要作敵後的活動比較困難，而且那時候也還不會具備了這些條件；說到敵後——除了華北的西戰場以外，如果就上海而言，在當時那就只有吳淞江外的海疆了。

東戰場戰區擴大之後，南自錢塘江，北至淮河及蘇北，東止吳淞口以及黃浦江，西至長江上游的皖贛……遍地都有游擊隊的蹤跡，所以在第二期的抗戰中，戰線的延長對於中國非常有利，因為牠已經具備了更好的地理條件——幅員遼闊——來協助游擊隊的生長。我們從「八·一三」抗戰兩年來，東戰場游擊隊之困擾日人看來，就不難看到，牠（日軍）不但前進遭遇牽制，就是要退一步來鞏固牠在華中的根據地，也跟牠在華北一樣地不可能。

東戰場在現階段與淞滬戰役所不同的特點，是在於現階段以游擊戰為主，來困死敵軍，與整個戰局形勢一樣，以期造成長期消耗日人的軍事基礎。假如說，前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在於掩護政治、經濟、文化各種中心

機構及人力西移，保持主力以作後期抗戰的準備；那麼這一階段的游擊戰之主要任務，無疑的是在動後建立新的軍事根據地，造成相持的局勢，以陷日人於進退維谷之境，並且新建強大的新軍來準備反攻了。

就着這個任務來說，東戰場的游擊戰底意義的重大，是不容我們忽視的。第一，我們知道，日軍在華的三個主要據點，除了東北而外，就是華北、華中和華南，而淞滬正是牠在華中主力的後方。所以，在東戰場——特別是淞滬附近的游擊運動，對於日軍的威脅，格外重大。第二，東戰場的游擊區是處於湖沼和江流的地帶，在東南面，並且還瀕臨着大海，但是一般地說，它是一片平原，地理上似乎並不很合乎游擊隊的活動，然而東戰場的華軍却創造了新的戰術來克服這地理上的困難——那就是平地游擊。第三，淞滬既是日人在華中後方的主要根據地，同時也是牠經濟侵略和進攻的主要據點，牠向華中傾銷，以及榨取中國的資源，必須以淞滬為進出口，所以游擊隊在江南的普遍生長及活動，也無形中是給予牠底經濟侵略一大打擊；因之，除了京滬沿線日軍駐有重兵者外，幾乎大部份江南的農村，日人是無法推行牠的所謂「經濟提攜」的。

現在，讓我們再簡略地檢閱一下兩年來東戰場游擊隊的戰績吧！

這兩年來，東戰場在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的指揮之下，不但已經把東戰場的局勢穩定下來，而且普遍發動游擊戰爭，嚴密編整游擊部隊，重建游擊區的革命政權，展開了一副嶄新的攻勢姿態。

從華軍退出南市起，崑山、太湖附近一帶，就已經有

中國的游擊隊發生，及至徐州會戰，淞滬附近已經普遍地生長了游擊隊了。游擊隊在東戰場的生長，以地域言，有浦東、蘇北、長江上游以及京滬線諸區，在浦東，曾經克復南匯、奉賢、海鹽……諸地，並且在上述諸地建立了堅強的根據地；與錢塘江的正規軍取得了連絡。在蘇北，廣大的腹地，固然完全在我掌握中，就是沿海的第四區（南通、海門、崇明、啓東……諸縣）也在我控制之下，把它連成了一個重要的游擊地區，在長江上游，也不時有游擊隊廣泛由蕪湖附近出動，並且在皖贛……省境內建立了較大的根據地，成為後來向東挺進的基點。……在京滬沿線，太湖的游擊隊會不時向日軍襲擊，而不斷的破壞京滬路，使日軍在牠底主要交通線上，也發生了絕大的恐慌和困難。淞滬附近的挺進隊，則先後突擊過虹橋、南市附近，以及吳淞區……這些區域游擊力量的生長，強大及其戰績，都是未來東戰場更大的游擊運動展開的實際基礎。

自然，東戰場的游擊戰，也不是沒有他的弱點的，特別是在前一個階段，土匪和冒牌的游擊隊非常活躍，而民間自發的游擊隊，大抵都沒有很好的政治和軍事領導，所以比較上顯得零亂，有時甚至還發生互相火併的現象，可是在這種現象，經戰區最高當局銳意加以整頓之後，已經逐漸減少而至於絕跡了。

由於前一階段的某些弱點，使日軍因之能夠收買一些土匪組成的冒牌游擊隊來作偽軍，同時，偽組織也因此而在日軍的卵翼下開始把偽軍或偽警建立。自然，這些偽軍，大抵是沒有什麼戰鬥力的，只要我們加緊施以政治的宣傳，很快的就能够使他們反正過來，過去江

南許多偽軍的反正，已够給我們說明這一事實。……

現在，戰爭已進入第二期的緊要關頭，東戰場的游擊區也有了很深厚的基礎。在這新的階段中，我們應該更嚴密的檢討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來進一步展開猛烈的戰鬥，特別是對於現階段主要原則的運用和執行。

第一 政治重于軍事 不但要加強各派

別間、各部隊的精誠合作，加強政府與民衆的團結，提高將士們的戰鬥精神，加緊對偽軍、敵軍作政治宣傳，以及建立更廣泛、更嚴密的政治工作制度，同時，特別重要的是展開反漢奸、除漢奸以及肅清汪逆的賣國活動，以廓清任何屈服的「和平」及投降的幻想。

第二 游擊戰重于陣地戰 要特別加強訓

練游擊新軍，建立民衆武裝及游擊根據地，發動廣大的游擊戰，擴大原有的游擊區，並且使各游擊區緊密地聯絡起來，協同作戰，使日軍更陷於首尾不能相顧的絕境而造成戰略反攻的局勢。同時，也要注意到反「掃蕩」的工作，用靈活的戰略和戰術，來回答日軍的圍攻。

上述兩個原則，是特別就着軍事觀點而言，假如一般地說，在新階段上，對敵人的經濟鬥爭，也是與軍事政治同樣重要的。特別是在江南，日軍正想穩定牠控制的區域來「開發」的時候。

軍事第一！

勝利第一！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軍事方針

盧豫冬

以「八·一三」淞滬抗戰爲起點，而繼續着蘆溝橋事件之擴大和演變的中國全民族的全面戰爭，到如今已是兩週年了。這兩年來底悲壯的戰鬥，證明了中國不但有力量足以支持一個龐大的戰爭，並且還證明了中國雖然在較劣的物質條件之下，依然能够粉碎敵人的侵略和進攻，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的三民主義新中國。

「八·一三」以來，戰局的擴大和延長，證明中國是處于有利的條件之下，並且已經把日本從「不戰而勝」以及「速戰速決」的瘋狂侵略中，引誘到長期消耗戰的泥沼中來。

中國的全面抗戰，和日本起初想造成分裂中國的局部戰爭，不論在戰略和戰略上，都是互相對立的。日本以爲牠能够用局部戰爭的策略以及種種政治陰謀來分離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然後牠即可以不戰或以局部戰爭的姿勢而取得華北；同時，在各地地方之間，又企圖拆散他們的聯系和協戰，如誘惑韓復榘貽誤軍機等等；而在華中方面，則企圖在淞滬作戰來對北戰場盡着若干牽制，並且打擊中國經濟的中心。然而牠沒有想到中國所給予牠的回答，却是全面的長期戰爭！牠一切的策略和陰謀，在這個偉大的戰略的對立中，都全然失去效用。爲了什麼呢？因爲中國全國軍民，已經在這個長期抗戰的國策之下，擁護他們唯一的國民政府，不容任

何人排週瞻顧，更不容任何人來分裂中國的團結了；同時，已經開始肅清一切腐劣的份子，使中國更進一步的迅速的動員她的人力、物力來抗戰。

更正確地說來，有了敵人的全面侵略，才有中國全國一致的全面抗戰，換言之，就是全面抗戰，應該說是由于日本底大規模侵略的結果。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假如我們沒有堅強的全面抗戰的決心和方略，全面抗戰的展開和繼續，是不可能的。因爲日人的陰謀，分明是企圖一步一步的割裂中國，使牠自己不致消耗了太多的實力，然後以與太平洋列強爭雄。所以，全國性的全面戰爭，原是中國在日本新進攻發動之後，即已確定的戰略方針。中國軍民都非常明白，這次要不是給日本的侵略以總的回答，要不是對六十餘年來的新仇舊恨予以清算，一旦中國的實力一天一天被分散，中國的領土一天一天被分割以後，中國就只有永淪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之下了。反之，中國要是準備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來和日本作一次堅決的，持久的全面戰爭，那麼，中國不但沒有滅亡的危險，而且，必然一躍而恢復自己底獨立自由，永遠擺脫了半殖民地地位。

對日本作全面的戰爭，不但在中國自己估計，他（中國）的力量是充分而有餘，就是在許多外國的政治家、軍事觀察家看來，都是毫無問題的。因爲全國性底全

面戰爭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中國都完全具備了！

全面戰爭，一般地說，雖然是就地理條件而言，可是實際上牠還包含着許多條件和成份的。白崇禧將軍說得好：「全面戰爭之所謂『全面』，就是戰爭中不僅是軍事戰爭，還有政治戰爭、經濟戰爭、文化戰爭。參加戰鬥的份子，不僅是軍隊中的士兵，凡是這一個國家，這一個民族的每一個份子，不管他是公務員、學生、農人、工人，商人都要成爲有力的戰鬥員。空間上不分東南西北，前後左右，不分戰區與非戰區，全都造成戰鬥的戰場。」這就是蔣總裁在廬山談話中所說的：「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底全國性戰爭，也是德國名將盧希道夫所說的「全體性戰爭」總之，全面戰爭有着很廣泛的意義，特別是在現代戰爭中，可以說，這是戰爭底最高度的發揮和發展。

有了全面戰爭，就有全面戰術。什麼是全面戰術呢？白崇禧將軍說：「全面戰術就是配合戰爭的一種革命戰術，牠的內容也是包括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力量，溶冶一爐，靈活運用。」

中國之所以具備了全面戰爭底優越的條件，主要是表現在這兩點上：第一，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物質資源也格外豐富，所以，在全面抗戰中，他能够鎮壓敵人，能够在廣大的戰野上，運用各種靈活的戰術來和敵人作戰。同時，也由于上面的這些理由，使他能够支持長期的戰爭。第二，中國各民族和各階層，各派別，已經精誠團結，全國實現了空前未有的統一局面。由于這團結和統

一、所以在對外戰爭中的精神越顯得一致。……由於這兩點，在全面的戰爭中，才能夠（一）充分的利用地形，并不因失地而減少其抵抗的可能性。正如克魯塞維支所謂「雖失去若干首府，那縣，但最後勝利之確實性，不一定就因之而減少。……反之，如果敵人攻擊力疲乏，往往被侵入國之軍力，就成爲非常強大，有時甚至能夠以奇突的情勢，轉守爲攻。」反之，地理條件的優越，倒造成了游擊隊生長的便利，這也就是克氏所指「轉守爲攻」的奇突情勢之一。（二）充分的利用物力，像後方富源的開發，糧餉之不虞缺乏，游擊區能夠就地利用物力來作戰等等。（三）兵源補充的充足，國家總動員力量之宏大。……

不過，由於戰爭雙方所具備的條件和時代背景不同，所以全面戰爭也就各自有其不同的特點：在資本主義的國家間，全面的戰爭也許可以用速戰速決，可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就不同了。後者（帝國主義）雖利在速戰，而前者（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則利在持久戰。……因爲是持久戰，所以全面戰爭的發展過程，就有着各個不同的時期。在中國的全面抗戰中，對於戰爭階段的劃分，大抵是這樣的：從盧溝橋和淞滬事變起，到廣州失守，武漢退出，是第一期；以後則是第二期。

現在，第一期抗戰的任務已經完成，第二期的戰爭已經開始。關於這兩期戰爭的任務，蔣總裁曾經切切地指出：「第一期任務在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維護我們後方準備工作，戰略與政略，確定長期抗戰的基礎，完成我們長期抗戰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務，就是承接前期奮鬥的成績，實施我們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計劃，與發揮我們的力量，以達到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的目的。」如果單從軍事上來說，則是（一）日本之戰略進攻與中國之戰略防禦時期。（二）日本之戰略保守與中國之準備反攻時期。（三）中國之戰略反攻，日本之戰略退却時期。

如果說，前一期中日雙方所爭的是點與綫，那麼這一時期所爭的，則是全面。因爲中國的基本戰略既是長期消耗敵人的，在前期的戰爭中，以空閒易時間，這一策略的運用是必然的。所以，就着整個戰略形勢上言，前一期在中國方面，是步步爲營的保衛幾個中心城市和據點，而在歷次的保衛戰中，慢慢的削弱敵方的實力，以使之疲敝。在局部戰爭中，日本暫時取勝或許還可能，可是在全面的長期戰爭中，就不是那末輕易，根據大兵學家克魯塞維支所提示的原理，證明中國在第二期的戰爭中，有達到這兩種戰略目的的必然性。

第一、停止敵人進攻——這是指前方的軍事而言。這也就是說，第一期轉到第二期戰爭的過程，必須要削弱敵人的軍力，使牠再也不能作大規模的進攻。

第二、變敵人的後方爲前方——這不但是第二期底主要的戰略目的，同時也是主要的戰略任務。敵後游擊戰的展開，是鎖困敵人，促敵人發生瞻顧後底困難，以及牽制着牠底進攻的力量之有效方法。

這兩個目的，必須靈活的運用全面戰術，改變過去我們在戰術思想上的缺點，才有可能。

關於戰術思想上的缺點，白崇禧將軍曾經這末指出：「第一、過去我們總以爲前綫與後方必須保持着直角的聯絡，然後才可以安心作戰，故每遇敵軍迂迴側背，即牽動全局。第二、過去一般人認爲敵人的後方是危險的，自己的後方才是安全。第三、過去一般人注重兵力，輕視民力，注重軍事，忽略政治，多半看重重機槍，幾門大砲而忽視了具有無限力量的民衆。……」是的，第二期的抗戰既然是以游擊戰爲其基礎，所以民衆的力量，特別是在敵人的後方，是絕對不容吾人忽視的。

至於如何克服上述的弱點，和正確地運用這一戰術的問題，白崇禧將軍還有更明確的解釋：「第一、我們不再作一點一錢之爭取，我們不爲局部的「一進一退」，搖全局。第二、我們要反轉過來，以敵人的後方爲安全，深入敵軍的正面和側背後前進後退，無一定的，……而以

最機動的神出鬼沒姿態而，出現於敵人的四週。第三、我們要發動廣大的民衆，使政治配合軍事，民衆配合士兵，展開廣泛的游擊戰爭，處處打擊敵人，牽制敵人。……」

從上面這幾點看來，我們不但要注重變敵後方爲前方這一戰術的運用，而且還要注意到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戰術之協同，因爲這在新的階段上，只有各方面底戰術之協同，才是真正的全面戰爭。最近政府爲了對付日人的經濟進攻，準備在游擊區展開經濟的游擊戰，這末一來，其協同的密切關係，更不容我們忽視了。爲什麼呢？因爲軍事上的游擊戰，和經濟的游擊戰是不可分離的，我們在軍事上困鎖敵人，搞亂牠的後方，同樣經濟的游擊戰也是如此，牠能夠制敵人的死命，使牠不能開發，不能傾銷，也不能抽收任何捐稅及錢糧。

全面抗戰的新時期，在軍事上既然以停止敵人進攻和變敵後方爲前方爲中心的任務，那麼，就必須要注意到爲實現這任務而鬥爭的一些具體問題。尤其是日本已經改變牠底進攻的策略的現在——也就是側重於政治的和經濟的進攻——中國的全面反攻就不得不估量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難。

在目前我們對於這任務的執行，應該更就着當前的情勢，來加以具體的研究。首先是我們在加強敵後工作，和停止敵人進攻的中心任務之下，應該粉碎日人「以戰養戰」的毒計，在軍事上加強反掃蕩的戰爭，以反包圍來對付牠對游擊區的包圍，同時，瓦解敵軍，誘導偽軍反正，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展開思想上的鬥爭，來反對汪逆等漢奸投降份子肅清一切屈服妥協的幻想與企圖。在經濟上實行反封鎖，破壞其開發、傾銷、稅收及任何在經濟上搜括的陰謀。在政治上實行除奸、毀滅偽組織……等的運動，換一句話說，就是就着當前的情勢，來具體的規定，如何用全面的戰術（經濟、政治、文化）來協同軍事活動，因爲只有這樣，在新的階段上，才能更有力的粉碎日本滅亡中國的幻夢，而使中國更進一步向勝利的前途猛進。



抗戰經濟建設的幾個原則

章 櫛

一 引言

中國抗戰已經兩年了！在抗戰兩週年紀念日，陳誠將軍且指出中國的勝利期就在一年以後，因為陳將軍從軍力與財力的補充上面，都看到日本決沒有長期支持的力量。在上兩期裏，本刊曾經對兩年來的內外經濟情勢作一個總的回顧；這一次又逢到淞滬戰役兩週年的日期，本刊編者想對抗建問題作一總的展望。關於這個題目，從經濟一方面來說，原則只有一個，那就是跟政治是一貫的，中國必須隨着抗戰的進展，而樹立獨立經濟的基礎。至於戰後的一切建設計劃，是要以當時的實際情形作出發點的。譬如說，現在中國外匯暗市騷動得非常厲害，要是在這一個月裏，我們得到了勝利，我們的經濟計劃裏，應該有一個主題，便是如何消滅外匯暗市，或如何安定匯市。但是我們得到勝利，而外匯暗市已經自行消滅了，則此項問題自然不必再行檢討。因此，要對我們將來戰後的建設草擬一個計劃，在今日是困難的，我們可以商討的，至多是關於抗建的幾個原則。

同時有一點，我們還得提出。這裏雖然是在討論我們得到勝利後的抗建原則，但是項原則，在抗戰持續期中，也是值得討論的。最主要的一點，我們確信中國必然能在抗戰中獲得生路，中國的抗建工作，必然能在抗戰

勝利中，得到完成。所以我們雖然着手寫抗建的文章，却不是希望戰事在任務完成以前的結束。

二 都市與內地

最先提出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後抗建的中心，是內地呢？還是都市呢？

這裏我們不能不把我國經濟演化的過程作一回顧。我國經濟機構開始現代化，是在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後。從這時候起，外國商亦開始大批地向我國輸入，因了租界的便利，許多洋商把出賣商品所得的資金，就在上海設廠或設立銀行，開始向中國推銷市場。因了列強加大榨取的結果，使中國不知不覺淪到了次殖民地的地位。

這時我們的經濟發生怎樣的反應呢？我國在南京條約訂立以前，停滯在封建性社會機構中幾達數千年之久，過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根本只是在家庭工業制度下討生活。洋貨輸入了以後，輕巧的商品奪了土貨的銷路，機器又奪了工農出賣勞力的機會，至於列強整個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榨取，又使工農們出賣農產原料所得，而不能維持其自己的生活，造成了農村對城市的入超，城市對都市的入超的趨勢。掌握我國金融資本大權的是洋商金融資本家。農村因了農產品

價格受壟斷的關係，完全是在仰人鼻息的地位，所以近百年來，都市的經濟一天繁榮一天，而農村經濟却一天破落一天了。

都市正確一些說，就是「條約口岸」，既是列強的根據地，從這裏輸入了新的經濟制度。洋貨輸入以後，就有收存貨款的洋商銀行，也有放款給洋商，收買土貨的洋商銀行。但是洋貨的傾銷，是以整個中國為目標的，洋商不能自己直接向內地傾銷，必須經過中國商人作介紹的手續，這就產生了買辦階級。所謂買辦，就是代替推銷洋貨的機關。因為推銷洋貨得到了勝利，使此般以推銷洋貨為生活的買辦商都得到利潤，這些利潤所得，積聚起來，便是中國的買辦資本的代表金融機關——銀行與錢莊。這些銀行錢莊的方法，完全是受洋商銀行的暗示的。

另一方面，學會了洋商的生產方式，開始也自己創立了工廠，用機器來生產，而將出品到內地去推銷。因為其資本不及列強大資本的雄厚，所以大部份是附屬着大資本而生存的。又因為仿設是無計劃的，所以生產的分類非常不清楚。譬如布廠而沒有紗廠，或者有織細布的工廠，而沒有織細紗的工廠，因此，所謂自辦的工廠，往往是名曰民族工業，而實際還大部份依存洋貨的一類典型。一直到最近，雖然民族工業已經具有雛型，但是

離開真正民族工業還是很遠。

因爲民族工業的前身是從買辦資本蜕化而來，而買辦資本的發源地却是都市，所以過去我國工業的發展大多數以都市爲中心。過去全國的工廠大部份就集中在上海。集中在上海當然有其特殊的便利，例如在交通方面，原料的獲得與技術方面，但是正因爲如此，充份顯示倚賴性的強烈。中國今後的建設，當然是應以內地爲中心，把過去倚重在都市情形糾正過來。其理由如下：

- (一) 中國的原料出產在內地，而市場也在內地，所以工業的中心也應在內地。
- (二) 內地生活程度低落，一切成本都可以便宜。
- (三) 都市爲洋商大資本的集中地，自辦的工業，因了資本與技術的不足，極易受大資本的脅迫，內地可無此弊，而且還足以跟洋貨的內銷作一競爭。
- (四) 都市大多數是條約口岸，又大多數是沿海區，我國沒有海軍，易受攻擊。這一次抗戰中不能不放棄沿海省區，其理由就是如此；各國貨工廠受到甚大的損害，也就是爲了過去集中都市的弊害。中國在勝利之後，外侮不能說就此沒有，因此，應該用分區的方式，在各地樹立經濟建設的中心點，採用分散制，互相呼應，而不宜集中，這樣就可以避去任何威脅。

三 自由與統制

我國的抗建原則，是自由主義呢？還是統制主義的呢？是統制主義的。

關於今後抗建，應該用自由主義或統制主義的一點，最近曾經發生過一次論辯。部份的人曾經提出自由競爭的原則，以爲我國應該採用自由主義的原則，但是

另一方面却用事實上的理由，來駁斥此種主張。本人也同情於統制主義的。

從原則上說，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在今日完全是一種理想，因爲事實上今日並沒有自由競爭的機會。到處的殖民地，不但已經分割完了，已經得到的殖民地，當然不允許第三國涉足。或許在某一條件下，是有自由主義思想實現可能的時候，那就是除非是在某一國家的特殊情形內。但是其對外，却仍非採用管理政策不可。

尤其是中國，我們知道中國過去停滯在次殖民地典型的下，在次殖民地，握有經濟上大權的國家不是一國，而且有許多國家。許多國家在中國市場上傾銷商品，或者可以說是用的是自由競爭（？）方式，但是被壓制在下面的中國，却沒有理由來接受自由競爭的學說。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間本來是有矛盾存在，在大資本與小資本互相並時的場合，則小資本必爲大資本所吞併。各國在華的生產機關，本來已經有根深蒂固的地位，而中國的民族工業，却尚在前芽時期，如果中國也真的採用了自由制度，則民族工業的發展地位，一定是陷入戰前同樣的悲觀地位無疑。換句話說，中國要樹立獨立的經濟基礎，是必須跟大資本勢力隔截的。

我們並不是主張絕對排斥第三國的正當商業權益，我們仍歡迎各國向中國投資，不過有一個原則，即不與我國利害絕對衝突，與一切正當範圍以外的事。舉例來說，從前如日本的走私販賣「特貨」與擅自減低關稅，這固然是「正當」以外的事情，就是許多國營的商業，也必須移歸國家經營。至於外人來協助經濟建設，當然是竭力歡迎的。

有一個更缺點，我們在上面也已經略加提及，那就是

是過去工業的發展，似乎太採取自由方式，辦工業的人只知道某種工廠賺了錢，於是你也了開一家，我也開了一家，這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採用絕對統制的方式，對國內經濟實施下列統制：

- (一) 對貿易的門戶開放主義，仍可以存在，但是對關稅的稅率與差等待遇，必須由我國自主。有幾種商品是我們所沒有的，自然儘量歡迎輸入，如果我們已有自製，則阻止其輸入，不必要的商品，則禁止其輸入。
- (二) 對友邦在華的工業，與一切經濟利益，仍絕對尊重，除了在主權上衝突的以外，不過各國開設的工業，必須與國貨工廠受同樣的節制。
- (三) 實行貿易與外匯的統制，調整輸出入。
- (四) 對工廠發展的門類，嚴格加以管制。某幾項應該獎勵，某幾項應該禁止，而各種重要的出產，凡關係大眾生活的如米、鹽……等應由國家經營。

四 農業國與工業國

中國向來是以農立國的，而大部份的人口又是農民。因此我們今後還是建設農業國呢？或是工業國呢？

有人主張中國應該注重工業，也有人主張應該注重農業。依照我國貿易情形來說，今日在出口貿易上佔有相當地位的，還是農業品。工業連供給自己還不夠，不過以前農業品出口有一個特貨，即一部份是屬於有特產性質的商品，如桐油之類，一部份則是原料。是項原料在製成工業品之後，又運到中國來出售，變成了進口商品，這實在資本主義國家向外市場榨取方法之一種。在進口貿易一方面，我們還隨時可以看出，號稱以農立國的我們，連糧食都不能自給，自己有福州橘子，而我們平時吃的還是花旗蜜橘。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決定，中國今日的工業，固然不能自給，而今日的農業，也不能自給。可是話又要說回來，說真的農業不能自給呢？那又

不一定是我國農業的不能自給，中間實在是包含了整個農村破產的問題。假定今日農村仍停滯在手工業階

重慶的轟炸

Robert B. Ekvall 著
南山 譯

八月號亞細亞雜誌

具有掩護作用的冬季迷霧，是烟消雲散了。晴天白日，——美麗的，但不為人們所歡迎，——正照耀着位於嘉陵江揚子江會流處的重慶。

一條江的水流碧青，另一條江的水流黃濁，夾着千山萬嶺的泥沙，兩者合圍着，中國的戰時首都，縱然在沒有月亮的黑夜，這兩條大江，也會反映出天空的繁星和來自遠處的浮光，襯托出重慶市的輪廓，使它成為十足的轟炸目標。

春深了，春光去老，人們開始忘記了他們對於萬里無雲，一碧長雲的憎惡，在赤傘高張下，集中十幾省的人力，擔起圍繞在他們週遭的工作。

揚子江南岸的灘頭，就是汽車路的終點；這些汽車路，連接了重慶和外面的世界。還有千百輛卡車，排列成行，有些是從海防經過廣西開來的，有的是從昆明越過羊腸小道，爬過叢山峻嶺來的。汗流夾背的苦力，在起卸着高射炮、軍火、機器、汽油，以及堆集如山的百貨，——各色各樣的供應品，使車輪旋轉，使被封鎖的內地商業活動。

在重慶市內，工人不息地工作，夜以繼日，新的建築代替了古老的茅屋和鼠竄的的破窰。石匠把紫色的沙

岩和灰色的板岩，鏗碎磨平，舖成大路，好讓成千成萬新買來的卡車，疾駛如飛；同時更不停地在懸崖結壁間，鑿燧道，開山洞；那些懸崖結壁，在樓梯式的重慶市內，每一階層上，總是歷歷可數的。

苦力們，每日所得，是四五角錢，或者還要少些。他們有做不完的工作，有時在辛勤工作之後，稍作休憩，每日的浪費，常在兩元以上。

每一個房間，每一個擱樓，每一個院落裏，都是擠滿了從各省移居來的人，共總縣有七十五萬之多，過去在這兒，二十萬人口，已經感覺到房屋的不够了。

重慶已成為中國的心臟，由重慶發出命令和計劃，推動了四月的總攻。不知不覺之中，日本人反而感覺他們是處於防守的地位。從那時起，北自蒙古，南迄廣州境內數英里之內，全線沉着而堅強的壓力，獲得了一種動力，使世界全體人士，都認識到遠東的戰事，已經展開一個新的局面。

重慶市的街頭渡口，商店空地，都擠得人山人海，狀殊自得？他們性情溫良，叫你難以置信，忍耐着灰沙撲面，擁擠不堪的生活。在讀報的時候，甚至已經忘記了碧天

段，中大家過的是大布之衣的生活，到如今農村的破產一定沒有這樣的嚴重。我說這一句話，並不是願意把我們的生活仍回復三百年前。乃是說，我們的消費趕不上自己的生產程度。實際上農村破產的原因則是在資本主義勢力伸長到農村之後，一切農產品淪於原料地位，它的價格受着列強市場的支配同時許多手工業以及農村副業的急劇破敗，使農人的生活能力完全被破壞了。農民終年胼胝所得不足一飽，自己織的是土布而消耗的是洋布，怎麼不走到破產的道上呢？因了農村的破產，許多農民便不能不把農田荒蕪了，而過着流亡生活。這樣農產品不足形態，就格外嚴重了，而農民的生產能力，就格外降落了。

所以在今後，我們不但要建新的工業，同時要建新的農業，這是並行而不悖的。在工業方面，用的是統制政策，在農業方面，也要用統制政策。

因此，在今後我們建設的國家，決不是犧牲農民以遷就工業的國家，也決不是以農業為主而放棄工業進步的國家，乃是工農並重的國家，其步驟是：

一、依照總理的三民主義，來求全國土地分配的均衡。

二、用分區的方法，因地制宜，來統制農產。

三、管理農產品的價格，藉以提高農民的生活。

四、採用新的技術，以求農業的進步。

至於工業方面應行採取之步驟已在前面說明不贅。

五 結論

我們在這篇文章裏，只是很簡單地，提出幾個原則。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一切抗建工作，正是極偉大而又極繁複的，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必須在抗建中完成經濟上自由解放的使命。這個原則是確切不移的。

現在討論到這個題目似乎還早一些，但是勝利就在目前了，我們或許希望有時間能够照這幾個原則，來草成一篇具體的計劃。

們毫不理會，自由在地飛向西去。危險似乎過去了，——

我們想，也許是爆炸彈叫他們趕忙逃走了。——忽然全市沸騰，飛沙走石，同時夾着可怕的炸彈爆炸聲，一陣暴風，把我們週遭的樹木，震得東倒西歪。

黑色的掩護物，在重慶全市的山石間激蕩。有一會功夫，好像全市已經沒有了。沙灰飛舞，濃烟翻騰，在半空的黑雲深處，噴出光怪離陸的紅色火花，示出大火焚燒的所在地。

夜色降臨了，仍舊是火光燭天，似乎要焚毀重慶的山石，肅清重慶的人類，我們渡過長江——很可惋惜，我們離開了這兒的燈光，和美國軍艦上同胞們的鄉音——到了下游的一座碼頭，祇聽得茫茫的人海中，發出低微的嘆息和耳語，令人心驚膽怕，毛髮悚然。

然而羣衆們依舊是有秩序地，靜悄悄地在水邊包紮行囊，看守什物，尋找親友，和船家討價還價，人數之多，似乎整個的重慶都在這兒了。

通到街市的石階，經過一個大山洞的洞口，那兒也是萬人騷動，手足無措，因為一輪明月，又高掛在東山之上，大家都竊竊私語：「他們在月出之後，會再來嗎？」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個問題。在鬼氣侵襲下的重慶，水源缺乏了，祝融在肆虐，還要掘發苟延殘喘的人們，設法疏散七十五萬的居民，救濟難民，看護受傷者，慢慢地去計數死亡的人們。

但工作的進行，却一絲不亂，井井有條，慘白的臉上，雖說泛著駭怕和恐怖的情緒，在火光反映中，更面色如土；然而凌亂和騷擾是沒有的。並且在空襲後半小時以內，人力車夫，已經活躍在什物狼藉的街頭。一點鐘時，驚報又鳴，一直到東方既白的時候才解除，又是一個萬里

無雲的晴天。

這幾分鐘內慘絕人寰的毀壞，和有如兒戲的狂暴，已經成爲歷史了。在時間的記錄上，和任何人間慘事一樣的黑爆炸彈的造成，夷燒彈的肆虐，使山崩地折，使人屋俱焚，使聽了格立卡和巴塞龍納的故事而驚駭的世界人士，要格外地相顧失色了。

英勇的士兵工人，帶着面具，和祝融決鬥，在斷壁殘垣中掘發，毫不覺得痛苦，他們的神經，爲恐怖而僵硬了。商業區和低宅區的中心地段，已經一場平地，人們早學晚開倉卒逃走，或者躲到另的屋裏去，可是那些房屋，終於做了他們火葬的墳墓。

幾天以後，官方的死亡統計，並沒有完成；因爲在傾倒的屋宇下，還埋藏着可怕的秘密。殘灰餘燼中，現出一團團的炭塊，模糊難辨，有幾處凸出的地方，才可看出是人手人足，表示這一大塊炭堆，是無數的人們，集體火葬焦灼而成爲炭渣。

第二天夜晚轟炸以後，我們也成爲重慶市撤退人民的一部——在政府的監督指導之下。汽車、貨車、川流不息，蜿蜒汽車道上，不分貧富，高級官員的漂亮汽車，同樣地把他們裝走。據說，委員、長夫、婦的汽車，是裝的叫花子。

軍用車和徵調的公共汽車，都擠滿了人，把他們帶到十公里以外較爲安全的地帶。剛好在鄰近這個安全地帶一條狹小的街道上，車輛塞住了，鬧了一會糾紛，我們等待着機會前進。有一個老態龍鐘的老太婆，從車輛旁邊擦過，衣衫襤褸，踉蹌躊躇，走到我們車前燈光的射

程以內。

她茫然無所歸了，在燈光照耀之下，更外昏迷慌亂，糊裏糊塗地向車燈這面爬來，想在車前的安全板上休息一會。我們還沒有想到法子去安排她，一位帶着白膀套的青年，已經把她拖上鄰近的一輛汽車上去了。

「老媽媽，這輛車子會把你帶走的。」他指導着，然後又向我招呼，叫把路上爲車子擁擠而攪鬆的煤屑舖平，我於是停車，和他攀談：「我們是南開大學的學生，從天津逃到這兒，繼續讀書，現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力量，去幫助他人。」——這時他又指揮了兩輛汽車，走過一條狹道。——「因爲大家都要爲抗戰到底而出力，我可以爲你効勞嗎？」他繼續着說：「你也是難民呵。」交通恢復了，我向前開動，他向我揮手告別。

十天後，我們又回到重慶來，——緊張的神經，暫時地鬆懈一下，因爲天在下雨，雲霧迷漫；可是我幾乎難以相信我的眼睛了，街衢整潔一新，所有的重要公用事業電燈、電話，早在最高當局，五天限期以前的二十四小時內復原了。

就是損壞最厲害的都滄街也恢復了秩序。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便利交通，破碎廢物，另外堆在別處。以後的五天，便開始在每層山坡上，建築筆直的火巷，有些快要成功了，全是利用大隊軍家的體力。

日夜不停地用火藥炸石頭，挖山洞，使限定居留在重慶的二十五萬人，得有更好的避難處，因爲那些石頭可以抵擋住高空擲下來的炸彈。「你們辛苦了。」我對着滿面灰塵，汗流如雨，正在拆卸房屋的工人說。他們的回答是：「假使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們一定要出力的。」



全面抗戰新時期的經濟戰爭

湯嘯雲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所引起的中日兩國空前的血戰，不但表現於軍事方面，即在經濟領域亦有極激烈的演出。中日經濟戰，一般的說來，大體可分爲兩個時期：在第一期，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以其強大的海軍力量，封鎖中國沿海各口岸，企圖迫使中國貨棄於地，和無法獲取國外物質上的應援。另一方面則運用飛機、大砲等銳利武器，肆意轟炸中國各大都市，摧殘中國民族工商業，希圖以此種毀滅戰術，來破壞中國抗戰的經濟基礎，使中國無力繼續進行軍事抵抗。

但日本這種企圖，顯然完全失敗了。第一，日本雖能憑藉着海軍的優勢，對中國沿海各口岸實行封鎖，但因中國邊境線異常廣闊，當沿海國際交通線爲其封鎖之後，中國即迅速在西南、西北擴展與開闢了爲日本所無法封鎖的新國際道路，使日本的封鎖計劃完全失敗。

第二，日本雖以飛機大砲破壞了沿海諸省的中國民族工商業，但因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的農業國，經濟重心在農村而不在城市，使日本的破壞手段，無從達其目的。更何況日本所破壞的，不過是一部分搬不動的機器和廠房，——很多重要工廠的生產財具，均已在軍事掩護下，遷至內地安全區域繼續進行其生產了，目前在內地蓬勃發展着的民族新工業，就足確證日本第一期經濟破壞陰謀之徒勞無功。

日本第一期的經濟進攻陰謀雖已失敗，但它決不會因此而罷休的。特別是在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失敗，一切誘和的詭計都完全破產，中日戰爭已變爲長期戰之後，它的第二期經濟進攻是更加狠毒和無恥了！

在第二期的中日經濟戰中，展開了如下的兩種戰鬥的場面：（一）貨幣戰。（二）一般的經濟戰。現在分論如下：

能夠獲得它所預期的效果相反的原因，因爲幣的價值暴跌，已陷日圓於極不利之境。同時日本因鑑於自己貨幣本身的脆弱性，爲自衛計遂不得不忍痛自動取消其「日圓集團」之野心，而將日圓與偽幣的「親屬」關係割斷。

貨幣戰 自「八·一三」事變以來，中國在經濟戰中最大的成功，可以說是貨幣戰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千方百計的企圖破壞中國法幣，夢想着從法幣的崩潰，搗亂中國的金融，以達其摧毀中國長期抗戰經濟基礎的目的；這是人所共知的。例如自去年三月以來，日本先在華北組織偽「聯合準備銀行」以後，又於本年春在上海組織偽「華興銀行」，發行大量等於廢紙的偽幣；在侵佔區內強制推行，企圖藉此一錢不值的偽幣的行使，來攫奪淪陷區各種原料、農產品、供給軍用，補救其國內財政經濟之恐慌。企圖以此種等於廢紙的偽鈔，來套取法幣，購買外匯。妄想用此種方式來減弱法幣準備基金，以動搖法幣的基礎。此外，日本更採取壓抑法幣的價格，禁止法幣在其侵佔區內的市面流通等手段來破壞法幣，企圖用偽幣來代替法幣。但日本破壞法幣的陰謀詭計，雖然層出不窮，無所不用其極，但實際上，都並未

日本在貨幣戰中之遭受慘敗，其基本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法幣信用的基礎堅強；（法幣現金準備，戰後始終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及日圓本身的脆弱，與其私生子——偽幣之毫無價值。須知在貨幣戰中，只憑槍刺作後盾，是決不能獲勝的。何況法幣爲中外人所支持擁護，英美爲維護與其在華投資和商業貿易的利益，更不能不支持法幣。至於中國同胞之熱烈擁護，那更是不必細說的。除上述基本原因之外，政府的措置得宜，如實施外匯管理，限制法幣流入淪陷區，及取締日偽鈔行使等，也是日本在貨幣戰中失敗之重要因素。

最近上海法幣在外匯暗市中的價值下落，一般頭腦不清的人，皆驚惶失措，以爲法幣將成爲「馬克」。其實正如蔣總裁在「八·一三」紀念日對滬上廣播詞中所說：「目前幣價之所以跌落，全因日人企圖破壞法幣之故，但法幣本質的價值，固未嘗稍受影響也。」事實上，法幣在外匯暗市中的價值，雖跌至每元法幣僅值英鎊三辨士三七五，但法幣的真正對外價值，却仍爲一

上海自成為淪陷區以來，政府方面已不能完全控制上海的匯兌，使其與支付相調節。在此種特殊的局面之下，平準基金委員會自然不能對上海外匯作無限制供給。同時在某種不利的情勢下，——如日人大量奪取外匯，政府自應採取緊急措施，以防衛敵人的進攻。最近法幣在外匯暗市的價值下跌，正是中國在貨幣戰中所取的一種防衛手段，因法幣在外匯暗市中的價值愈高，日本所奪取的外匯愈多，而外匯暗市的法幣價值下跌，不但足以減少外匯基金的損失，且亦足收強制國人不得不實行節約的功效。

過去幾個月來，由基金委員會所供給的一些入口貿易的外匯，大部為日人所利用，如果我們對於這種事實有充分的了解，就會覺得無限制供給上海外匯，不啻「作繭自縛」了。

幾個實例來說，如以棉花入口貿易而論，（大部份輸入上海的外棉，都是供給了日本紗廠之用。據查在過去四、五兩個月中，日本紗廠吸收本地入口棉花，約佔總數百分之七十五。此外，有許多別種物品，——如煤炭及機器油之類，亦均成為日本機械化部隊對華作戰的源泉。政府方面自然不能聽任此種「害己利敵」的狀態繼續存在，而不作任何防衛措施。總之，上海最近外匯暗市的緊縮，乃是中國在貨幣戰中一種防衛戰的具體表現。

一般的經濟戰 在第二期經濟戰中，中日兩國不但在貨幣方面有極猛烈的戰鬥，即在一般的經濟方面，亦是如此。日本因軍事進攻的失敗，為鞏固其佔領區，充實其軍事的力量起見，現正企圖對華中華北等佔領區內各種礦產、資源、實行掠奪。先後設立了「華北開發

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這就是日本對佔領區進行大規模經濟掠奪之總機關。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正企圖利用其所佔據的「點」和「線」的條件，把華中、華北廣大面積的生產和消費，加以一種有計劃的統制，企圖於無形中控制住淪陷區人民的全部生活。同時更妄想把牠的統治勢力，由都市逐漸伸張於農村，加緊其對於淪陷區的經濟掠奪，企圖將其侵略的軍事費用，完全轉嫁於中國人民，實現其所謂「以戰養戰」的毒辣政策。

日本的第二期經濟進攻陰謀，雖然是十分惡毒，其所運用的「都市征服農村」、「交通控制生產」的手段，雖也相當利害，但中國是能够自衛的。特別是在物產豐富的廣大後方，和富有自給自足性的游擊區的農村經濟條件之下，均足以保證中國能與日本進行長期的經濟戰。對於日軍所盤據的「點」和「線」，只要中國方面能够採取「堅壁清野」的政策，實行經濟的「反封鎖」，使都市與農村的交往完全隔離，那末，都市因得不到農村的滋養，也就無法趨於繁榮之途，更談不到進而支配農村了。對於日軍所盤據的交通線，只要中國能配合游擊區的武力，給予無休止的破壞，那末，牠們底運用交通線來控制農村生產的好謀，也就無法實現了。至於日本企圖運用政治力量，實現其對於佔領區的經濟榨取，中國方面只要能針對着這一陰謀，在淪陷區內推行「不合作」運動，使淪陷區所有人民均拒絕向偽組織完糧納稅，不買日本人的任何貨物，亦不賣任何東西給日本人，不替日人所經營的任何事業工作，那末日本

人一切經濟計謀，都要完全歸於失敗，永遠不能成功的。依據過去的事實，已可以看出日本經濟進攻失敗必然的前途了。兩年以來，日本開發華北、振興華中的調

子，叫得震天價響，但實際上，它究竟「開發」了什麼？「振興」了什麼呢？因遭遇中國游擊隊的不斷破壞與襲擊，不但華中佔領區的工業中心都市，仍舊是一片荒蕪的瓦礫場，就是在華北佔領區的各礦業，大部分依然陷於停頓的狀態。因為「開發」和「振興」不但需要政局穩定，且亦需要大量資金，日本既無法維持其佔領區的「秩序」，又缺乏大量的資本，來推進其所謂「開發」「振興」工作，那末，他的一套計劃自然只能歸為空中樓閣了。

然而，事實雖是如此，但我們亦絕不能輕視敵人在第二期內所取經濟攻勢之嚴重性。目前中國不但應針對着日本的一切經濟進攻陰謀，給它加以倍嚴重的反擊。同時，為着充實和擴大自身的抗戰力量，更應在廣大的後方與游擊區的根據地內，積極推進經濟建設與增加生產。例如，在農業方面，要協助農民購買優良種子與肥料，改進農業生產技術，使農產收穫量增加。在工業方面，則在安全處創立必需工業品的製造廠，合作社。在游擊區內，則必須改進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使農民生活日益改良，並利用豐富的資源與舊有的基礎，建築各部門大小游擊式的工業據點，使其普遍於游擊區每個角落，加緊生產各種日用必需品和軍需品，使游擊區能够衝破敵人一切經濟封鎖，如果上列幾點都能做到，那末日本第二期的經濟進攻陰謀，必然完全歸於失敗。不過一切經濟防衛戰，都必須與軍事方面相配合，然後才能獲得最大的效果。當前的中日經濟戰的勝利和失敗，對於中國抗戰的整個前途，是具有着重大作用的。我們必須運用正確的經濟戰術，與軍事方面的運動戰、游擊戰相配合，澈底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期所施行的「以戰養戰」的毒策，而爭取最後勝利的來到！



全面抗戰期間的國際關係

儲玉坤

一 中國爲世界和平而戰

中國這次發動全面抗戰，不僅在保衛本國的生存與獨立，且亦爲世界和平而戰。

國際政治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使國際間的關係，更趨於息息相關，不獨把「四海」變成「一家」，且有「銅山崩，洛鐘西應」的情形。例如我們在遠東看到一個偉大民族的堅苦抗戰，和另一個侵略國家的窮兵黷武；而在歐洲所看到的，一邊是德義在中歐氣燄萬丈，使歐洲地圖一再變色，另一邊英法展開外交活動，組織反侵略陣線。在表面上，似乎漠不相關，但在其間却有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侵略國家間不但沆瀣一氣，而且處處發動事變，以收互助呼應之效，使英法民主國家，動輒受掣於人。中國在遠東堅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當然可視世界反侵略的急先鋒。在理論上，英法法蘇各民主國鼎力援助中國抗戰，以粉碎日本侵略的迷夢，是必然的結果。在抗戰之初，各國的遠東政策，不無徬徨之處，但到了現在，都已由徬徨而趨於堅定了，由消極而趨於積極了；不但在事實上源源援助中國抗戰，而且在經濟上如何對日實施制裁，也已爲各國當局現正在考慮中的問題。這種重大的變更，固可視爲中國堅苦抗戰二年來應有的收穫，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抗戰

在本質上，就是爲世界和平而戰，凡爲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應同情中國，幫助中國而對日本侵略國，設法加以制裁，以期使日本早日崩潰，而能恢復遠東和平，構成和平陣線重大的勝利。

二 英國外交的歧途

英國在張伯倫所謂「綏靖政策」之下，對於德義兩國的橫行歐洲，不特不加以阻攔，而且還一味加以姑息。例如德國兵不刃血的佔領了奧地利，臨事英國不加以反對，事後復予以事實上的承認；尤其在去年德捷糾紛之中，張伯倫親自飛到慕尼黑城去，頭口上說是爲了挽救人類的浩劫，實際上做了希特勒吞併捷克的幫凶。信聽希特勒的諾言，謂自蘇台德區併入德國之後，德國對於歐洲，不復有領土要求，還與德國發表「英德和平宣言」，與高采烈的飛回倫敦，儼然以世界和平第一功臣自居。但不到幾個月，捷克全境爲德國軍隊所佔領了，全世界的輿論譁然，一致認爲這是慕尼黑會議後必然的結果，因此張伯倫也知道上了希特勒的當，惱怒得什麼似的，才說出幾句攻擊希特勒的話，不久便向波蘭、土耳其、希臘、羅馬尼亞提供保證，並向世界宣示抵抗侵略的決心，更望與蘇聯締結互助協定。張伯倫的轉變，當爲一般愛好和平者所樂聞，大家都以爲歐洲和平有了保

障，從此德義終不致再橫行於歐洲了。可是到了七月，但澤問題復因希特勒的野心暴露而趨於緊張，不但德國青年糾紛由東普魯士省潛入但澤自由市，加入國社黨所組成的「義勇團」，以便乘機起事，而且對該市參議會實施壓力，不願條約上的規定，採取各項軍事措施，現在但澤自由市已成了德國的軍營，並誘其將來正式宣佈，將但澤市併入德國版圖。但是在現行國際關係之下，德國對但澤決不敢輕舉妄動的：（一）英法的外交政策，業已改弦更張，放棄了以妥協爲事的綏靖政策，而改採了堅決的抵抗侵略政策，對德國併吞但澤，決不能再事容忍，此種立場，已由英法兩國政府坦白宣示，在軍事上也已採取了各種緊急措施。（二）波蘭看了去年九月中歐的慘劇，決不再會向德國妥協，任但澤市併入德國版圖，使其唯一的出海口岸格第尼亞港，受德國的威脅，而淪爲捷克第二，所以不論德國併吞但澤的方式如何，波蘭勢必起而抗爭。（三）英法兩國，已對波蘭保證，予以安全保障，如波蘭一旦與德國開戰，英法立即予以援助，殆無異疑。

因此聰明的希特勒，便暫時採取靜觀態度，對波蘭威脅利誘，雙管齊下，一度或傳希特勒將向波蘭建議，主張將但澤市置於德波兩國共管之下，而德國佔有優越地位，全境概歸德國統治，但澤港及海關，則由德波兩國

共同管理。並附有下列五項條件：(一)波蘭應退出英法兩國所領導組織之和平陣線；(二)波蘭應與德國另訂友好條約，以代替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之互不侵犯條約；(三)波蘭過剩之食糧，仍應輸入德國；(四)但澤為非武裝區域；(五)國聯統治但澤之制度，應予以撤銷。

這個計劃是否可靠，雖沒有證實；但是我們相信希特勒企圖吞併但澤的策略，一定要變更了，而且一定變得更巧妙，同時也就是變得更毒辣。希特勒向外伸展其勢力，擴大其版圖，所採用的政策，前後都是一貫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虛聲恫嚇」的手段，達到「不戰而定」的目的。兼併奧地利，固未流一滴血，滅亡捷克，也沒有費一顆子彈，米美爾歸併入德國，更沒有化一絲氣力；現在遇到了但澤，這種策略才到了止境；不過他仍在想出各種巧妙的方法，使張伯倫會再為和平作最後的努力，甘心把但澤送給他。

希特勒的採取靜觀態度，當不能視為但澤問題已趨於和緩，這是希特勒的策略，在試探張伯倫的真實態度，而張伯倫這位妥協成性的老先生腦海又浮起了一陣「新綏靖政策」的錯覺，這可於下列兩事見：一是德國經濟部參事華爾達，前往英國參加「鯨魚會議」，乘機與英國閣員會晤，海外貿易大臣赫德森，竟提出一項計劃，主張以十萬萬鎊貸與德國，而由德國簽訂協定，應允縮減軍備。這個計劃，雖然是赫德森個人的主張，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國抵抗侵略的決心了，此其一。二是英國報業大王坎斯雷助爵，於二十四日前往德國，將張伯倫對於歐洲局勢所具的見解，一一告之希特勒。我們雖不敢說坎斯雷是代表張伯倫，在與希特勒重開慕尼黑

會議，但是他是張伯倫左右最重要的人物，外交上採取何項政策，張伯倫必與之商量，由此可知新綏靖政策，又在醞釀之中了。

但是但澤自由市問題，如再在英國的「新綏靖政策」之下，獲得和平解決，那末無論如何解釋，希特勒終是勝利的；即使但澤仍然自由市，但在事實上，已等於淪於德國的統治之下了。換言之，英法的抵抗侵略政策，也成了徒托空言自欺欺人的幌子，則其影響所及歐洲各國，如羅馬尼亞、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更不願接受英法的保障，都要投入德義軸心的集團裏去了；所以再來一個慕尼黑會議，歐洲的局勢，不知要糟到何種田地呢？

所以英國的外交政策，還徘徊在歧路口，何去何從，世人都急待其取捨。但是客觀的環境，已不容英國長此徘徊歧途。所以我們渴望英國，能澈底改變政策，泯滅一切妥協的夢想。而以實力來保衛世界和平。有人每提起英國就覺得這個老大的帝國，已踏上了日趨式微的末路，不但過去的光榮喪失殆盡，抑且其本身也有岌岌不能自保的危險。但是英國果真不足為了嗎？大英帝國就此一蹶不振了嗎？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凡是深切瞭解英國內情的人，對於英國的觀念，正和一般人相反，而無不以為今日英國的國力，蒸蒸日上，較之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之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歷年執政者，不乏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則英國在世界上所乘有的領導權，匪特不致旁落，且可藉其發言的權威，奠定和平的基礎。

我們期望英國的反侵略政策，能日趨於堅定；唯有如此，世界和平才有保全的希望。

三 遠東沒有慕尼黑

日本既已陷於侵略中國的泥沼之中，在軍事上實無法打開目前的僵局，因此在外交上，不得不招惹事端，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而掩飾其在軍事上的失敗。所以在鼓浪嶼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復在天津封鎖英租界了。同時在國內，在其勢力所及的中國淪陷區，發起大規模的反英運動，不但英國在華僑民遭受種種的侮辱，而且他們的生命財產，也絕無保障。我們研究日本所以選英國為對象，理由很簡單，就是看到張伯倫在歐洲那末軟弱，對德義軸心國，一讓再讓；乃認為英國可欺，此其一。日本又看到大英帝國的處於今日的世界，頗有動輒受掣於人的痛苦，對英國如加以壓力，必能迫令英國向其屈服。它們的打算果然中了，在日將天津英租界封鎖之後，英國政府雖一再揚言，對日實施經濟報復，而將一九一一年英日商務協定，加以廢止；但是仍不斷的暗送秋波，於是頗帶有慕尼黑會議性質的東京英日談判，便在日本反英運動的狂熱中舉行了。結果英國居然向日本屈服，成立英日初步協定，對於日本非法佔領中國，竟予以事實上權利，據當時發表的公報，內稱：「英政府完全承認大規模戰事在進行中之中國的實況；並承認此種事態長此繼續存在時，在華日軍有特殊之需要，以保障其自己之安全與維持其統制區域中之公共秩序，並對於足以妨礙日軍或有利敵人之任何行動或事件，當予以制止或消除。（下略）」

此項初步協定果真徹底實行，那末英國不啻變成丁日本侵略中國的「幫凶」了。同時也可以說此項初步協定就是慕尼黑會議後的四強協定，但是遠東會有

慕尼黑會議嗎？第一中國當局自從全面抗戰爆發的那一天起，就確定了「自力更生」的全計劃。以自己的血肉築成保衛民族的長城，在外交上採取「積極自主的政策」。捷克淪亡的故事，使中國對於此項政策的信念益加堅固。所以英日妥協成立初步協定，對於中國抗戰的前途，並無重大影響。誠如 蔣總裁所說：「英日之間縱然成立協定，中國政府若不予同意，則該協定仍無從施行。」此其一。第二英日成立妥協的結果，影響及中國者小，而影響英帝國的前途者大。因為英國能在遠東向侵略者妥協，則其在歐洲亦有再與侵略者妥協的可能。把過去張伯倫對外所宣示的抵抗侵略的決心，都變成徒托空言，使世界各國對於英國不復置信，影響所及，不但使蘇聯更不信任英國，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也就更難完成，而且也要引起美國民衆的反響，不願援助英國。此外，英國在遠東，不但將所有之權益，盡行援之與日本，而且帝國的威信，亦將因而一落千丈，所以當英日成立初步協定的消息傳到倫敦之後，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反對，尤其是國會議員在討論外交政策時所提出的各種問話，使張伯倫無話可對，不得不再申明「英國對華政策不變」，聊以緩和議員的憤怒。此其二。第三遠東的國際形勢，也非常複雜，決非英國所能決定。而最重要的國家，是美國和蘇聯，她們的外交政策，絕不像英國；而數年以來，一直站在反侵略的立場上，始終不承認武力造成的任何局勢，反對以武力為推行國策的工具。自中國抗戰以來，一直對中國表示同情，予中國不少物質上的援助，而對於日本侵略中國，則表示極端憎惡，蘇聯與日本迭次發生糾紛，更不必說了，就是美國國內的抵制日貨運動，也已收相當的成效了，所以在美國看到英日初

步協定成立後遠東局勢的逆轉，乃突然於七月二十六日通知日本，將一九一一年美日兩國所訂立的通商航海條約宣布廢止，此舉雖須至六月後才能發生實效，但其結果至為重大，不但可以加強英國在東京談判中的地位，而且也可以使令英國不致再向日本讓步。要之，在遠東決不能有慕尼黑。

四 國際上的分野

國際關係發展到現階段，已使國際上的分野，劃分得很清楚；一邊是氣餒迫人的侵略國家，如德義日等國，到處撒下侵略戰爭的野火，使世界陷於混沌的狀態；另一邊是力謀世界和平得以保全的民主國家，例如英美法蘇等國，在過去，因為步調的不能一致，乃為侵略者所乘，使許多小國為軸心所滅亡；但今後對於任何侵略發生，必予以抵抗了，這是現世界唯一的安定力。所以現尙在進行中的英法蘇三國談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英法蘇三國代表自在莫斯科進行談判以來，快要滿三個月了，但是遲緩未能完成，實使一般愛好和平之人士，為之焦急萬狀，深恐反侵略協定向未確立，而但澤自由市復淪為德國所有。研究三國談話滯緩的原因，英國雖屢言蘇聯不肯讓步，其實癥結所在，實由於英國對蘇態度缺乏誠意所致。張伯倫親親赴慕尼黑與羅馬，而不肯派大員赴蘇，殊屬不解。英國既已宣示反侵略之決心，復欲與法蘇締結互助協定，對於蘇聯之條件，無庸處處顧忌。而且蘇聯所提出之要求，以事實而論，對於和平之維持，確有裨益。非如斯實不足以言抵抗侵略。不過在大體上講，英法蘇三國談判，已獲有重大的成就，從英國外務部中歐司史德蘭（T. Stirling）自莫斯科返國後

向外務部所提出的報告看來，可知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不久就可以正式簽字成立了。至於雙方執爭的焦點，關於「間接侵略」（Indirect Aggression）的界說問題，也已獲得妥協，一俟軍事協定成立之後，三國互助協定，就可以簽字成立了。這個「重大的進展」當為一般愛好和平人士所樂聞的，而在侵略方面，更不得因而不深感不安，事前所作的種種破壞三國談話的企圖，現已完全失敗，現在唯有不安了。據巴黎晚報（Paris Son）所載稱：德國將派遣捷克前內閣總理薛羅維將軍，前往莫斯科，隨時注意三國談話的進展，於此可以看出德國的焦燥和不安了。

在另一方面，侵略國之間，也有同樣性質的活動，第一件大事，就是日本駐德大使大島將軍與駐德大使白鳥敏夫，在德國哥羅湖濱舉行會議，並聯名電請政府，加入德義兩國政治軍事同盟條約，德義兩國將反共公約強化為軍事同盟約，於德外長里賓特洛甫與義外長齊亞諾在米蘭舉行會議之時，就已決定了，當然兩國也會考慮到邀請日本加入同盟的問題，因為日本也是反共公約中重要角色之一。但是日本當局對於此項問題，終覺得左右為難，無所適從，如果毅然不顧一切，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則將來歐洲一旦有事，勢必追隨於德義之後，與民主國家作戰，其結果必致與德義同歸於盡；日本之與德義簽訂反共公約，原無與德義成立同盟之意，不過藉此以增強日本在遠東的地位而已。反之，日本如斷然拒絕德義的要求，不加入德義同盟，則必引起德義對於日本的失望，不但日本加入反共公約的作用，完全喪失，而且日本的外交益陷於孤立。因為在今日能與日本沆瀣一氣的，惟有德義兩國而已。因此日本外交當局，對於

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決定，到了最近日本駐德大使突，然聯名電請政府加入德義兩國軍事同盟，顯然另有作用，一言以蔽之，在全國以加入德義兩國同盟，對英國有所要求。日本看到英法蘇三國談話，不久就可完成，而三國參謀部談話，又開始在即，同時英國在東京談判之中，復因美國宣告禁止美日商約而轉趨強硬，對於各項問題拒不讓步，因此日本唯有以此為要挾英國的武器了。這是日本揚言加入德義軍事同盟之由來，也就是日方唯一的作用。

不過在他一方面觀察，不但顯示出日本外交已陷於山窮水盡的困境，而且也可表示出日本國內意見的分歧。原來日本一般迷信武力為萬能的少壯軍人，都是主張日本應立即加入德義同盟的；但在稍有國際頭腦的溫和派，却認此為最危險之舉，無異把本國的國運，作孤注一擲，堅決表示反對；所以日本當局一再檢討對歐新政策，終不能獲得結果的原因，也就在此。但在對華作戰的軍事時期，軍部的跋扈益加露骨，一般政論家都預料到日本終將加入德義軍事同盟，不過是一個遲早的問題而已。這兩位大使的聯名電請政府，當可視為軍部少壯派發動加入德義同盟的初步。

假定日本果真加入德義軍事同盟，就日本本身而論，徒有百害而無一利，至欲藉此以要挾英國，企圖英國有所讓步，也徒見日本心勞日拙而已。英國在今日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固為動輒受擊於人，但是英國決不會因歐洲局勢緊張，而在遠東鬆手的。即使英國有此意向，但仍為客觀的環境所不許可。英日初步協定成立後，美國以晴天霹靂的手段，將美日商約宣告廢止，藉此增強英國在東京談判中的地位，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吾人對於日本揚言加入德義同盟，更不可不重視，因為這是勢所必至的事實。德義日三個國家，不論在精神上事實上早已組成侵略集團；而且在另一方面，因為日本加入德義同盟，使侵略集團與和平集團的分野，更加分明。使「現實主義」不能再有所藉口，而不承認國際上的分野；同時英法蘇三國之互助協定，也可因此提前完成。英美兩國在遠東採取平行政策，更有其可能性。在日本加入同盟之後，美國亦將採取更進一步之行動，以答覆日本的加入德義軍事同盟。

第二件惹人注意的大事，就是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與義國外交部長齊亞諾在奧地利省的薩爾賈堡地方舉行會晤，希特勒也參加此項談話，談話內容雖然沒有發表，但其性質當然非常重要。下開各項問題，當為兩國外長討論的主題：(一)日本加入德義兩國軍事同盟問題；(二)德義兩國對於但澤自由市問題所採取之共同態度；(三)對匈牙利實施施壓迫，使匈國提供保證在戰時務必保守「好意中立」。

五 結論

中國是世界反侵略的急先鋒，抵抗侵略二年來的結果，已使世界的局勢完全改觀。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一旦成立之後，即可視為反侵略陣綫的完全，在表面上雖以歐洲為限，但其直接間接的影響，自要及於遠東，為中國是和平陣綫中最重要的一環。

總之，國際局勢在開展中，向着有利於中國抗戰的方面轉變。兩年來的演變，已表示出它的端倪來了。失敗主義者對於國際政治，根本就認識不清，而且「悲觀」與「失望」，是他們必然的結論。所以我們務必隨時注意他們發表謬論，更有隨時加以糾正的必要。

滬戰兩週紀念日

編輯室

本刊發行問題，已獲相當解決，但還可以說是在試驗之中。以後自當盡我所能，力求改進。在「七七」特輯中，我們會把過去兩年的政治、軍事等各方面，作一總的回顧。本期紀念「八·一三」將就各方面作一總的展望。但有許多約定的文章，未能準時收到，以後收到當繼續刊出。此後發行問題如能順利解決，即恢復每週出版，諸希鑒諒！

新時代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社論：正義在遠東抬頭	莫斯科談判與東京談判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槍和筆	汪逆的死裏掙扎	英國重申遠東政策不變	東京談判陷於停頓中	英國又想做第二步的屈服	波蘭的怒吼	英法蘇參謀部人員開始談話	德意現狀與汪逆「特工團」	外匯暴漲與物價飛漲	張伯倫和綏靖政策絕緣嗎	歐洲危機在八月	抗戰兩年來外匯在上海的變化	美日商約的廢止會揭開太平洋上的戰幕嗎	魯西北殉國的幾位烈士	魯南烽火(長篇連載)	文化青年聯誼社成立緣起(來件)	
良	雷	電	易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雷

中日戰爭的前途

Frank Oliver
費明

作者沃立佛，是倫敦泰晤士報的駐華記者，旅居中國已歷十多年。最近他憑藉鋒利的眼光，根據實地的觀察，寫成「不宣而戰的特殊戰爭」

本文是該書的最後一章，他的論點是那麼正確，他的觀察是那麼透闢，實在是外人撰述關於中日戰爭的最難得的佳作。

這次中日戰爭，到什麼時候和怎樣結束呢？這差不多是大部分人們心中最急迫的問題。兩國的戰爭不是將支持到停頓狀態之下，讓俄國在遠東，施展出舉足輕重的力量呢？

在一九三八年年的年終，比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日本對於它的目標，面上似乎稍稍接近了一些它的軍隊已深入中國。因為管束軍隊全不尊重中國人民，所以在他們所佔領的區域裏，永遠保留着一種深刻的仇恨，他們沒有法子肅清活躍地擾亂於前後左右的無數游擊隊。日本用了極大的軍事力量突入中國，可是後方的弱點使它非常詫異，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弱點。

中國除了戰鬥員衆多一點外，實力比較軟弱，但它有一種消極性質的力量。過去十八個月的戰爭，中國一再放棄了許多領土，但這種放棄，正像柔軟的泥沙一樣，用堅強的步伐踏上去，它照例會退讓而容你深入，到今天，日本或許也會開始懷疑，它是不是果真陷入了這足以葬送它生命的泥淖之中。

中國的損失很大，然而這損失對於它的重要性，較日本爲小。古語有云：「能够舒舒服服地咀嚼的東西總

不能像咬下來的一樣多，若使咬下的東西果能咀嚼的話。」日本勝利與土地佔領的實在情形，反把中國納入了那幅前途有望的圖畫裏面。

日本之爲帝國主義者，它缺少很必需的特質。第一，它沒有掌握別個民族的一種理想力，也就是它天性上不能瞭解別人的觀點；次之，不能使被征服或被戰敗的人民信愛他們。朝鮮、俄國、偽滿、中國都一貫地證明了這事實。

日本真正的困難，往往開始於砲火熄滅之時，它軍隊所征服的是「土地」而不是「人民」，它還用現形於色，自作聰明的笨手段要去設法排斥他邦。目下在中國，它軍隊所設下的排場，決不是一個國家的國力所能推進收拾的，結果它的行動顯出了它的不負責任。日本正像它對付日人那樣，想用武力來獲取友人，它不知道，日人固可以武力造成，友人是須懷柔其心的。

日本人普遍地有一種頑強的決心，這不得不令人欽慕，因爲有此特性，使一個進展的國家，進步更快。它在千年以前的接受中國文化，以及一八五三以後的醉心西洋文明，其原動力都在這特性上。而它每一個步驟都

有這項強決心的標記。它不僅用之於科學、實業、政治，在藝術方面亦復如此，例如，那些決心愛好西洋音樂的日本人，任何東西都不能改變他們。東京戲院演奏悲多汶樂曲的時候，聽衆會擁擠得絕無隙地，而每個人都決心愛好那樂曲中的每一音節。

日本在西洋人看來，是個猜不透的「謎」，可說是包裹了兩層外國文明與文化的一個好鬥的部落民族，它不瞭解自己，當然同時也不瞭解別人。日本知道中國人比任何民族爲多，可是仍舊沒有瞭解他們，或者因爲嫉恨他們的緣故，其原因在於一般日本人都那根深蒂固氣度狹隘的劣根性。日本許多有價值的事物，都來自中國，或學自華人，他們的文化與語言，其根源是中國的，日本所有的東西，很少是日本自創，所以對中國生了妬恨之心。由這種妬恨的情緒發展成熊不起中國人的心理；在此次戰爭的每一階段中，他們都惡毒地把中國人估價太低了。

日本此次倘若戰敗，（現在它確漸沒有獲勝的把握）其主要原因必在這估計錯誤上面，它把甚麼都看得太輕，它對於併吞中國所需要的時間、人力、與金錢都

預計得太輕易了。中國的抵抗，潛伏的愛國心農民的戰鬥意志，西南派的矢忠中央，紅軍作戰的決心與能力，中國人不願爲金錢而自相殘殺的事實，凡此種種，它都沒有料想到。它忽略了中國那種消極的力量，它估計了它所須征服的領土是如何廣大，如何使它騎虎難下。

日本對於中國的判斷，結果不是那回事。它起初以爲中國若干部分必與中央分離投降日本，它絕沒有料想到共產黨軍隊會改編爲國軍，它以爲中國若干將領可用金錢買來，可是每次都失敗了。

它收買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信念，事實上慘痛地幻滅了。華北有無數華軍向日本投降，表示願意接受訓練，領取新兵器前去與華軍作戰，但是得到金錢武器之後，立刻變叛，殺死軍官，逃到八路軍或游擊隊裏去了。

日本同時沒有料想到，後方的中國人民，絕不願接受他們的傀儡組織與謊言。此次戰爭中最神奇的事情莫過於後方的中國人都存樂觀之心。他們全不信日本人的花言巧語，對於爲日人服務的傀儡則一致唾棄。日本建立的南北兩傀儡政權，全無用處，而且都沒有力量的人物，他們在北平，政令不出城牆，而且在城裏也很少被人重視。除了日本懷各地給他們的一些權力外，別無所有。日本遊人倘離開鐵道線，或無軍隊保護，離開北平城數英里之地，就會遇到危險。

除此之外，日本人還犯了估計過高的毛病。軍人們把自己力量估計過高，以爲對華戰事，可以迅速獲得解決的。一九三七年十月當我在東京的時候，一位與軍部接近的日本朋友秘密告訴我，如何可以容易地獲得成功，以爲把上海的中國軍隊擊潰之後，南京政府會立刻瓦解。華北戰事認爲業已獲得戰果，日本從事經濟開發

的時機已熟，三個月即可結束戰爭。在此比較常態的局面之下，日本人可以着手一切的興業工作。

因爲在日本人看來，非如此不行，所以我想大部分的日本，都以爲這種結果是可能的。日本因欲保持它強國地位，以應付傳統的敵人俄國，所以對華戰事必須速戰速決，必須使戰事對它的海外貿易不致影響太大，把華北的中國經濟系統，稍加破壞，然後立刻從事開發，以補償它軍事費用。這也是它十分必須的。它想這這一回的軍事行動將在歷史上別立蹊徑，成爲建立大陸帝國的一個新款方式。可是結果却全未實現，原因在乎一般估計過低與估計過高的錯誤。日本軍略家差不多絲毫沒有看準，不瞭解中國人的心理，沒有比日本更甚了。

上海戰事即爲一例。日軍將領深知上海發動戰事於他們不利，蓋將移轉對華北的主要目標，可是結果它沒法避免被華軍牽制，在滬開戰，戰端既開，它以爲在滬掃蕩華軍，一面用海軍威脅南京，就可使「中國屈膝」。它還記得一九三二年用兩個月的時間擊退華軍，現在增加實力，自然需要延長，可是它完全忽略了五年來中國的進步，犧牲了極大的兵力，費了三個月時間才迫使華軍自上海撤退。

就是在這個時期，日本的計劃仍有成功之望。中國在上海的財政機構的基礎已被破壞，對外貿易銳減，軍隊似已殘破不可收拾，可是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在中國政府及人民接近的外人看來，是不覺得可驚異的，）中國不久就恢復了活力，重新組織了起來，在幾個星期之內，日本的將領覺悟到他們沒有擊潰華軍，反而使他們團結了起來。自此以後，就每進一步，得付一步的

代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了。

可是他們那時還不相信，以爲南京陷落之後，戰事就可結束。徐州與漢口陷落也是如此，但中國却繼續抗戰下去。倘使起初三個月日本能用更大的兵力，中國或許會全盤失敗，戰事能早日結束。但是這初期的錯誤，其後復一再重演，仍是僅用數量不敷的兵力，希圖僥倖獲取戰果。

起初五個月，「速戰速決」的希望已經完全渺茫，可是日本仍未變更戰略。戰爭到第一週年的年終，日本人才開始喊出「爲生存而戰」的口號，情態緊張正式表現於日本的全國總動員法。由於此法，在軍部控制下的內閣，有權支配日本一切的人力與物力。僞滿也踵起仿行，其通過此法，甚至比東京還要迅速。

中國把這次戰事看爲時間與空間之爭，給日本以空間，而自己則爭取時間。時間在日本方面覺得過去得太快了。對華戰事，牽延得愈久，日本對於結束的期望，愈更渺茫，鬥爭已不再是日本對華的征服了。兩國都是爲自身的生存而奮鬥，其結果將決定半個亞洲及世界四分之一人類未來的前途。正像史諾最近所說的那樣，其結果將決定將產生一個新日本帝國呢，還是舊日本帝國的毀滅。

中國不能希望倖獲勝利，也不能一舉而盡殲日人。雖則時間更些，但它可希望消耗日人，尤其是使日人士氣沮喪，它可以使日人用武力獲得的勝利幻滅，它可以阻撓和限制日人在佔領區有所收穫，它有的是人力與抗戰的意志，它需要物資供應，金錢與領袖。

中國財政沒有發生問題，而且還有借債的能力，財政的措置顯得非常神妙。東京早料他無力償付外債，可

是實際上却一一照例清償，甚至在日人佔領下的鐵路借款，應償本息，也分文不欠。

物資自己產量就很豐富，毫不發生問題，並有許多方法獲得軍需品，與蘇聯的交通，也暢行無阻，滇緬公路已成，還在建設鐵道，倘日本不能迫使法國關閉安南的通道，它還可以從那裏與海外交通。

最重要的還是中國有它的領袖，蔣委員長無疑是亞洲最偉大的人物，無人能望其項背。他的過去，或因觀點不同，有人還可加以批評，可是抗戰開始以來，凡接近過他的人，誰都不會懷疑，他除了救國之外，別無第二個目的，它之爲中國領袖，絕無問題。各黨各派都在他領導之下，忠心抗戰，於是也絕沒有反對他的人存在。

這樣的一個領袖，是日本所缺少的。日本意見分歧，首領間毫不一致。關東軍與日本本部軍隊，陸軍與海軍，軍人與財政經濟家之間都各存意見。

從別方面說來，中國祇有一個領袖，或許也可視爲缺點，因爲蔣氏苟有不測，對中國將爲一極大打擊，然而蔣氏每遇危險，都能神妙地避免了。南京撤退時是很危險的，在薩海綫的那次更危險，日本間諜探得了他的行動，他乘坐的飛機，被日機追逐甚久，日本在中國後方的間諜網是佈置得異常繁密的。

不久以後，又在長沙幾乎遇險，他所到過的某處官邸，三小時後，即被日本飛機炸成平地。他在武昌的行營與防空地下室的位置，也曾爲日本間諜探得，曾被日機集中轟炸，一彈在距離蔣氏五十碼以外的地點爆發，蔣氏在地窖中被空氣震倒。日本人認爲中國一半的抗戰力量寄託在蔣氏的存在和他統領能力上面。

日本人反對蔣氏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承認蔣氏是

中國數代以來最能幹的人物。

最近幾年來，蔣氏掌握了當代無人所能企及的權力，到今日，他最高領袖的地位已絕無問題的了，日本人覺得唯有他足以復興中國，使之走上軌道。日本所願望的中國是能跟隨它步趨，做他附庸的中國，否則是不願意的。

它希望中國的政府，僅能徵收稅款，苟延殘喘，無力開發國家，使之現代化與工業化；換言之，不足抵抗日本的勢力。所以當蔣氏漸漸把國家統一，當他使外人相信，他能保障債務及借款的安全，當他獲得國聯技術合作的時候，日本大大地感到憂慮，而一九三五年幣制改革的成功，也激起了日本強烈的惡感，因爲這給日本野心的打擊太大了。

日本當然竭力想利用中國的資源以征服中國，但中國無疑必繼續阻撓它，使它不能如願以償。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事，日本獲勝得太容易了，而且所付的代價也太低，得到的賠償也大有助於日本的工業。日俄戰事，時期較短，代價亦廉，比了此次至今一半還未過去的戰爭，其代價更低了。且於一九〇四年，日本很容易從英美獲得借款，可是今日的情形則不同，對手是個決心抗戰到底，採取長期消耗戰略的中國，而且借外債，又感告貸無門之苦。

日本軍人的處境是並不舒服的。現在倘停止戰爭，則有失體面，結果且要失去國內統治權，但是一月又一月的拖延下去，鞏固佔領區仍屬迷夢，而債務負擔則每月增加，結果或將不堪設想。

即使日本決心要攻取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它先得打破人事方面的許多難關，軍放棄漢口之後，在大別

山中，留有三十師正規軍，以備作游擊戰，這是有待於肅清的。攻取長江上游的宜昌，以保衛漢口的外圍，打通漢路現在大部分尚在華軍之手，珠江流域的三角洲，其間川流紛歧，游擊隊出沒無常，也得先時底定，平漢隴海兩路，一部分仍在華軍之手，也得打通，最後攻取西安蘭州以截斷蘇聯的交通，則更爲困難了。

要完成這些艱巨工作，日本的兵力實在覺得太少了，而且海岸與前線之間，在廣大的範圍裏，無數游擊隊隨時使日軍有後顧之憂。

照它一九三八年的進展速度判斷起來，或許須要一年奮鬥，方可打開這重重的難關，可是到另一年的年終，日本距消滅之境已不遠了。日本國難的增加，首先將予產生軍官階級的小地主，產生士兵階級的農民層以重大打擊。

日本發動這次戰事之初，其目的不過掠奪土地與市場，但爲了鼓勵民氣，不得不提出更神聖的口號來。早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日本派遣到中國的使節谷正之，他抵滬之頃，向日本記者發表談話稱，他的赴滬負有代政府宣揚決心的使命，政府決心「推進膺懲橫暴中國的這次神聖戰爭，以達勝利的目的。」

這種所謂神聖使命的說法，在日本領袖的演說中是數見不鮮的，尤以近衛爲多。在他全國精神動員第一次大會的致辭中，有云：「我們確信，日本在道現代式的世界中，像一個進步的國家那樣，串演着領袖的角色，這信念，不僅日本本身看來，是合乎正義的，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也是如此。……由於這種深遠的動機，日本此次的行動應當用崇高的觀念來解釋它。」

並稱：「現在全世界正處在一個千鈞一髮的危機

之點，在這一類歷史暗淡的時候，日本被呼召着負起重大使命，要把東方道德與西洋文明調和融合起來，在創造新世界上作重要的貢獻。

戰爭進行了幾近一年的時候，日本政府仍避免名之爲戰爭。近衛演說中稱：『因爲中國政府的無誠意，不能瞭解日本政府不願事變擴大的用心與努力，所以華北事變已發展成中國事件了。』

他接着並且說，東方人民的真正幸福有賴和平，他確信『中國若要建國成功，除非以中日兩大隣邦的友誼合作爲基礎。』近衛却沒有說明，當日日本軍隊一面在中國實行大屠殺的時候，所謂合作，將如何進行。

他下面一段演說辭，也許祇有諷刺家才能加以解釋：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予中國政府以嚴重打擊，實是非常急要的，蓋不僅爲了我國的安全，同時還爲了正義人道，尤其是東亞未來前途。』對華作戰的意志必須堅持到底，如此還不能就算了事。同時還得努力於建立一東亞永久和平的機構，利用我們此次所解放開來的中國的人力，與之緊密合作。這個工作，倘使今日不去從事，我們的子孫仍不能卸掉這個責任，到那時做起來，困難將更多。所以這歷史的工作，正放在日本全體國民的面前，呼召我們去完成，我們應當欣快地起來反應這個呼召。』

到現在爲止，所謂這欣快工作所造成的結果是：中國有一百萬以上的人民遭了屠殺，數百萬人民無家可歸，許許多多因疾病及饑餓而死，無數人民失業而身受不可形容的苦難，五十萬日軍的死傷還不計在內。

我們常常聽見一個問題，中國屢戰屢北，而且喪失

了許多生命，人民的鬥志能不能繼續不受影響呢？中國軍隊犧牲，日本總是用諷刺口吻加以嘲笑的。不承認中國軍隊的優良品質與作戰精神，但中國軍隊屢受挫折，仍奮勇抗戰，照一般的標準說來，早應失去戰鬥力，而却沒有失去。日本人前進一步，仍得付一步代價，正像烟後六攻下漢口時所說的那樣，中國軍隊仍有很多的戰鬥精神。

什麼東西使他們的士氣會這樣奮揚呢？大半還是個性與文化的問題。中國人相信天命，而且氣度帶着哲學的情調，看見精神的質素，軍隊的頓挫並不認爲最大恥辱。他們高瞻遠矚，相信強暴的武力並不是一切事情最後的決定，他的所謂「柔能克剛」的那種消極抵抗力，在歷史會屢次成功，相信此次也必能驅除日人。

同時，他們把日本人的戰線延長，因此時獲小勝，也足以換高士氣。日軍漸漸被引深入，凡是有一個日本兵的地方，就有一個游擊隊隨時攻擊他。中國的戰略，其中一部分是前線稍稍攻擊，誘敵前進，日本佔領的區域愈大，其力量也愈分散，游擊隊以時獲小勝以及擊襲其交通線的機會。中國人認爲夜裏掃蕩一隊守衛交通綫的日兵，其影響作戰精神的價值，比了白天陣地戰時殺死一倍的日本人更大。在特殊的據點則堅強守禦，力作陣地戰，儘可能地使日人付最高代價，不得已時再作有秩序的撤退，保持着部隊原有的組織。

這個戰略爲全國所信仰。這種游擊戰所獲的勝利，有時發生於距日軍前線三百英里的後方，二十四小時之內，消息由無線電傳來，可以舉國皆知，他們知道在消耗戰中，時間是最大的因素，積無數的小勝，延長到相當時期，以達於全盤勝利，所以對於一切都非常樂觀。

中國若要獲勝必得延長戰事，擴大範圍，阻撓日人不能鞏固其所獲，凡是日人從事開發佔領區的機構，游擊隊儘可能把它破壞並威脅交通，使日本因欲保持佔領地域而得不償失，中國必先使日軍力量消竭，士無鬥志。然後勝利可期，中國或許也會弄得筋疲力盡，但這是雙方的，到了那時，它可以高呼勝利了。

現在的損失已經不小了，有些或許以爲自由與獨立值不得付那樣高的代價，這或因爲身受目擊了許多苦難及恐怖之故。但這苦難與恐怖在別國歷史上也是有過的，不過因時間久遠而爲一種英勇的浪漫成份所掩蓋，他們忽略了的緣故。

然而有些人却認識歷史上流血、饑餓等一切犧牲的代價，而結果卒能享到永久的自由與解放。把中國目前下的情形加以考量，很容易得一結論，以爲在這一代的幸福算來，這是不值得的，實則非也。這是有關一個自由民族永續生命，及獨立價值的問題。

戰事繼續下去，中國認爲他們所付的代價是值得的嗎？他們認爲是值得的。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對於命脈的延續，沒有比中國看得更重的。這在他們的家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中都可看得出來。對過去很注意，而對將來則更注意。每一個中國人民都希望生命的永續，而且百計以達目的，其着重之點，總是寄托於未來的。因此，中國人一定會繼續下去，去償付這痛心的代價。至少到現在爲止，他們的決心還絲毫未見動搖。

亞洲的內幕

白林譯

John Gunther 著 塞根·翰約



中日戰爭的進路

續

潘南號的轟炸，始於十二月十二日午後一時三十八分。船上的搭客看見日本飛機盤旋在他們的頂上；然而他們決不會想到他們會遭受轟炸。雖然美國國旗非常清晰地可被看到，轟炸却一直繼續到三時五十四分，潘南號被打得百孔千瘡，終是漸漸下沉了。美國人曾經企圖用機關鎗把敵人擊退，換句話說，曾經發生過日本和美國的武裝力量之間正面的軍事衝突。美國的殘存者，當駕着小船向岸上駛去的時候，仍舊遭受着機關鎗的掃射；甚至在他們達到了岸上，躲匿在冰冷的沼澤裏的時候，鎗聲也依然不息。美國司令官 J. J. 休士和副官 A. F. 安德斯都顯示着極度的英勇主義，前者在第一次轟炸中打折了一條大腿，後者始終不避艱險地指揮了一切。安德斯在頸項處受了鎗傷，不能說話。於是他用粉筆把命令寫在傾斜不定，滿佈水沫的舢板上——直到他在腕關節上又吃了一鎗，以至不能再執筆。（註二）

在東京的日本人，因為潘南號事件而可能引起的反響，而惴惴不安着。他們集款撫卹殘存者，即刻忍痛支

（註二）還有一個意大利新聞記者也死在這次轟炸中。他在臨終的時候也還是十足的法西斯主義者。據另一個意大利同志的報告，他曾說，他死得很愉快，因為他相信不是日本人，而是俄國人把他害死的。這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胡說。

付了美金二百二十一萬四千零七元三角六分，以應美國政府的要求。在東京的美國長官，在事變發生之後，立刻以為停止外交關係是不可避免的手續。海軍大將雅諾爾（Yarnell）曾經清清楚楚告訴個日本人，潘南號停泊在什麼地方——在攻擊開始以前的兩小時，這事情非常荒唐，其實是經過深思熟考之後才有計劃地做出來的。動機大概出於要顧全臉面，再加上神經的急躁；日本人要做給中國人看，他們胆敢蔑視白種人的軍事強國。

還有一樁暴行，就是八月二十六日之鎗擊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Sir. Hughs Knatchbull-Hugess）。然而據說他沒有預先警告日本軍事當局他在這天要在這條路上經過，像他按理應該做的那樣。日本人想鎗擊 蔣委員長；他在幾小時之後，在同樣那條路上走過。

三種錯誤的觀念

第一，一個擁有七千萬人口的國家決不能克服一個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這也許是不錯的。可是倘若七千萬人民備有極好的軍事和機械設備，而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祇是赤手空拳，那當然是值得考慮的問題了，因為事實決不能以徒手和機關槍對抗的。

第二、依據歷史上的例證，中國人在逐步地失去他們的領土之後，常常會併吞他們的勝者的，可是目前的事情却不對了，因為日本人在軍事上有機械化的部隊，在技術上有電報、風機和迅捷的交通設備，中國人想在二世紀內，去同化或併吞日本人，是萬萬不可能的事，倘若去告訴一個被害孩子的母親說，在幾百年後，日本人會受到中國的同化而成為中國人的，那至少也要引起她的惡感。

第三、中國是可以無限地退兵，誘敵深入，這的確也是一個理由，可是中國的兵力，向西退却，軍事上也是有某種缺點的，因為中國的西部，並沒有重要的鐵路，假定中國被迫而依着這個計劃進行，那也得受到相當的損失。

中國的情勢——供給方面

處於一九三九年僵局中的中國，其有利條件有好幾點：第一、時間在中國方面是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說戰事愈延長，則中國愈是利。因為日本的生活標準每月繼續下降，中國倒還可以忍受得住，住在鄉村，與赤了陣，他能繼續抗戰。第二、中國的軍隊，自從京滬棄守之後，已有長足的進步，雖然精益求精，仍然不是沒有改進的餘地的。第三、防守較之進攻，所費比較有限。日本為獲得終局的勝利，必須繼續打勝仗，但中國也多少仍可對付一下。第四、華軍游擊隊的活躍，使日本在軍事運輸及各方面受到一個極大的打擊。

中國最大的利益，也許是日本在軍事與行政上的困難問題。日本軍隊前進已有二千三百五十英里，侵入的區域已有十一省份，面積至少有八十萬方英里，人口有二萬萬之多。有人說中國像一條毛毯，被日本人抓住了邊，如運河、鐵路、河流、大城市等等，但是抓住這邊是日本，在長城以內，結集了約有八十萬軍隊，此後似乎不預備再事增加了，因為那費用大得不能想

像。只在長城以外，有駐紮在「滿洲國」及內蒙古的關東軍，約三十五萬之衆，其軍費亦極大。

中國的不利，也有好幾點：第一、中國的軍隊雖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士卒們並無一等的戰鬥力，蔣委員長雖統率了一百五十萬的戰士，但抓有極強戰鬥力的約祇三分之一。中國的軍隊大都是從各省招募來的，所以品質各各不同，廣西軍隊短小精悍，持有充分的作戰能力，但其他的部隊却頗不一致。募兵的手續並不依照國家的完善徵兵制度，所以想聯絡各省招募來的兵士，成為整一單位的結實的國家軍隊，是極困難的。由不同地方招募來的兵士，不一定操着相同的語言，飲食又不同。當前中國的軍隊問題在於融合各種不同的氣質，成爲一個堅硬的鋼鐵，另外一點，中國缺少飛機和大砲。

第三、經濟的問題：中國失去了她所有重要的沿海口岸，大部份的鐵路，以及百分之九十的海關稅入。日本現在和英國當局接洽好了，由他們來徵收中國沿海海口的關稅。在表面上，他們並不強佔稅入，僅將此款提存在橫濱正金銀行及其他銀行而已。中國的歲入，有百分之六十是依賴海關的關稅的，現在中國失去了這項收入，最後中國的出口貿易，也經受了嚴重的打擊，倒被日本加以利用了。

第三、給養的問題：廣州的失守是一個嚴重的損失，粵漢鐵路是有極大的運輸力量的，但是現在中國還有三條對外交通路線：

(一)自西安、蘭州、迪化以至蘇聯，這是一條北七舊式的運貨路。路程極長，大部份橫跨沙漠及荒瘠不毛之地，當貨物運到蘭州或西安的時候，必須由該處轉運而達中部前線，因為日本已將北部的鐵路切斷了。中國沿着這條鐵路，造了許多儲藏汽油的地窖，甘冒艱險，矢志想把舊路改革一新。

(二) 滇越鐵路，由海防、海南以至雲南的首府昆明。幾個月來，一直由法國掌握此路的運貨，但他們也担憂這運輸利益的消失，因為日本曾經恐嚇過法國說倘

然繼續援助中國，開放這條路的話，就要佔安南北邊的中國領地海南島了。在一九三九年初，日本到底奪取了海南島，法國因此動怒，將這條路開放，作為自由貿易區域。日本竭力要施用壓力，重新封鎖牠，可是結果沒有效力，仍舊是中國運輸的重要途徑，軍械運輸是一個極困難的問題，因為自雲南、重慶以迄於前線，並沒有鐵路，這條路常賴許多苦力來負責修理。

(三)自雲南另外一邊的緬甸（英國領地）以至昆明和重慶。美國的駐華大使詹森與陸軍參贊麥克休大佐（Major James M. McHugh）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曾經經過此路，搭汽車行經十三日，全程計二千一百英里，在這條路上，中國希望重量軍火的運輸立即開始實現。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熱帶雨水很容易沖燬橋樑。

最後，我們又須提到中國民氣是非常旺盛的。中國作戰，是爲了她的生存與安全。中國對這設備極優良的日本加以抵抗，想像中是非常危險的，日本人以為三個月中可以輕易取勝，現在他們知道還要繼續打三個月，頭他們意欲「在一九四一年」完全消滅北部的游擊隊。日本濫施轟炸各小鄉村，至少燬去了五十四個大學，或文化機關，燒燬各圖書館與文化設備（原註一）而被害亡命的學生，則抱着復興的愛國主義思想，深入內地，廣事宣傳。所以成千萬遠處四川的青年投軍效命，赤足開赴到前線，而在荒僻的農村，青年用掃帚來指揮鄉民喊口號，擁護蔣委員長齊心協力保衛國土。（未完）

（原註一）參看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的倫敦泰晤士報內載關於此類暴行的詳盡紀錄，讀之不禁令人拚命浩歎。日本的飛機師歷次飛到窮鄉僻壤去，完全爲的是轟炸大學，尤其是轟炸藏有許多孤本珍籍的圖書館。日本人隨便跑到那一個城裏去，第一件要做的事，總是焚書。

血 的 煉 鍊

續

「這個，不想妥當是不行的。」曹三自言自語地道，似乎在催逼他自己的腦筋。他繼續努力想，可是在怎麼也想不出一個妥當的人來。

「那麼，丟開這，想想別的法罷！」他心裏說，似乎在命令他自己的腦筋，另闢一條思路。可是想來想去，又總不及只派一個人混進去放火的辦法好。

「辦法是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妥當的了，」他自言自語地斷定道。

「可是人呢？」他的心馬上就反問他。

於是他又在那裏把他帶領來的二百多人，從新逐個加以仔細的考慮。他雖然呆坐在那裏，但他眼前映現着帶領他的一長列人，清晰得像他在場地上檢閱他們似的，把他們逐個仔細地察看。

「報告隊長，有一個女人……」勤務員進來報告。

但曹三不待勤務員報告完全，就打斷他的話，接口道：

「女人，這裏都是男人，那有什麼女人？」

「報告隊長，在外邊，」勤務員以為他自己不小心，開口就忘記說明在外邊，以致使隊長誤會了，很覺抱歉，所以現在把這點說得特別着重：「在外邊，有一個

女人要進來見你。」

曹三像從夢中被人喚醒了似的，突然抬起頭來向勤務員呆望着，帶着驚訝的口氣問道：

「什麼？在外邊有一個女人要來見誰？」

「是她要見你，隊長，」勤務員答道。

「要見我？」曹三詫異了，問道。「你問過她的姓名，問過她是什麼地方人嗎？」

「問過了，隊長，」勤務員答道。「她說她的丈夫是丁大，早已死去多年了，她是一個寡婦，人們都叫她丁大娘，這裏東莊人，就住在小石橋那邊的。」

「你問過她有什麼事要見我嗎？」曹三覺得奇怪了，問道。

「問過了，隊長，」勤務員答道。「她說她要向隊長討領一枝槍，她也要去打倭子。」

曹三聽了這報告，這樣自言自語了一下：「一個女人，一個寡婦，叫丁大娘，要領討一枝槍，她也要去打倭子？」隨即他就決然吩咐勤務員道：「好，你去叫她進來罷。」

一會兒後，勤務員回來了，曹三瞧見他後面跟着一個清瘦的中年婦人，穿着一身潔淨的天藍布衣服，一張呆板無表情的長方臉非常蒼白，嘴唇很乾，惟那一

對凹得很進的眼睛却炯炯發光，表出她內心燃燒的烈焰，眉頭額角有些皺紋的痕跡。一望而知是一個飽經憂患，慣於深思的婦人。

丁寡婦跟隨着勤務員進來，也瞧見了獨坐在屋子裏的曹三，平常的莊稼人的裝束，四十左右年紀，一張粗粗的棕色的四方臉，久已不修的鬚髭，廣闊的額上有很深的皺紋，很大的腦袋兩邊生着一對長耳朵，胸膛很闊，四肢壯大，整個的印象是：刻苦，耐勞，穩健，勤謹，純樸，結實，不可動搖。

「報告隊長，就是這個丁大娘要見你，」勤務員說後，便自退出去了。

「隊長，」丁寡婦大方地走到了曹三面前，便開口道：「聽說你們是專打倭子的人，我也要打倭子。」

「怎麼，你一個女人家，怎能打？」曹三道。

「怎麼不能打？隊長，」丁寡婦道：「我也是一個人，一條命，倭子害的我這樣苦，活不下去，不打死他們幾個，我死了這個冤也沒處伸。我怎麼不能打？反正和倭子拚了這條命就是了。」

「這是不錯的，丁大娘，」曹三道：「可是你不會打仗的，你安心在這裏，我們去把倭子殺了來，替你伸了冤也是一樣的。」（未完）

商美

中美日報

言論公正忠實

消息迅速準確

廣告效力宏大

訂閱價格低廉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六八〇〇總綫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九七七八